



永嘉集外編

卷一之卷四

誥勅
御札
奏狀
公牘
書札

溫州府 印 公館

永嘉集外編卷一目録

誥勅

張處休靜海軍節度副使制

陳錫温州長史制

劉安上除徽猷閣待制知壽州制

侯^延臨知安府制

許景衡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罷右丞制

許景衡召為監察御史制

許景衡封朝請郎遷殿中侍御史制

許景衡除太常少卿制

許景衡等除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制

市

臨

飲



許景衡除中書舍人制

許景衡罷中書舍人制

許景衡召為信事制

許景衡除御史中丞制

許景衡轉^朝大夫制

許景衡除尚書右丞制

許景衡特贈五官加正奉大夫瑞安縣同國男溢忠簡制

蕭振兼侍講制

林叔豹除江東運判制

陳桶除福建路轉運副使制

吳表臣兼侍講制

林待聘起居郎制

林待聘除中書舍人制

劉一止除祠部員外郎奉祀温州制

太學正孫元卿除武學博士制

葉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制

何伯璋去學士制

宋之才父右中散大夫道元贈官制

薛良朋乞除在外宮觀不允詔

薛良朋直顯漢閣浙西轉副使制

薛良朋知臨安府制

薛良朋進職制

劉敦義除武子博填見制

司封員外郎王十朋兼崇政殿說書

右朝散郎陳峴除福建路結運判官填見制

左朝議大夫黃中辭免除顯漢洞學士在外宮親恩命

敷文閣直學士王十朋辭免太子詹事依舊奉祀不允

知廬州許及之大理少卿

通奉大夫顯漢洞待制陳峴係韋潛心舉主降一官

本待向知湖州

10580

授前河中府少尹張處休加檢校郎中靜海軍節度副使沈琰

檢校員外郎充職裴倬浥池縣令蔣杕臨晉縣令錢珣。全唐文八百三十二

初具官張處休等夫以忠謀直道佐諸侯之善以夫一方而致其

節卒歸王室者則陪臣得免職矣於慎獄勸農便百姓欲而利一

邑則令長得官矣尔等皆達吏道善事知己而處休以文學自進

於於勲皆有承國祚嘉杼遂少氏奏皆用祝汝尔等苗

抄張沈二人蓋皆吳越國王表授校有善及知正等後錢珣字瑞

文起之孫有書官初制造進中書舍人望開平中貶揚州司馬卒

又據郡志有職及文節度副使亦長沈琰宜授此補之

授揚州權素州司馬陳錫溫州長史楊澄端州司馬錢珣。全唐文八百三十二

勅具官某等凡臨戎有勇智其能為成務有材知能為吏然則
有勇有材共置之不遷使與旅食之歎非所以激為將勸為吏也
久命叙升年息我典之依前件

按郡志有職官云任錫宜按此補之

信事中劄如上除徽猷閣待制知壽州制置汝文忠惠集二

朕垂意四方恤隱鰥寡用勤施於遠民咸使得職惟厥左右近臣審
喻朕志凡於底從有舉具官某率履自躬克有常德昔尔代言昭播
於於庶邦匪難目口施乃政事矧茲近服若予邦甸惟尔心祇辟罔
有内外序尚宜弟授民永倍朕眾

直龍圖閣知慶州侯臨知延安府制置汝文忠惠集二

朕責成爾外之政善以方面之重欲其因事施宜以權制敵古共大

夫土疆有以專境外之義而侯其受命以下有辭禮苗皆任中
孰與任事尔等久莅疆場習知寇愆生名卷前政之失而知朕意所
以付尔其去必能代交與揚善用籌策往悉尔心於於有成

極與陳造同制蓋造以任任州州臨移知也

許景衡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罷右丞制瑞安許氏譜曰建炎二年首

勅承籍之臣綱維所寄雖偏議有不合豈禮貌之遽衰中大夫守尚
書右丞許景衡頃錄中司進與機務念方資於辰告庶共濟於多艱
續決北歸力後南去撫秦故地弗思奉春之謀遠漢舊都未似武侯
之畧覽言華之未上顧國步以何依序疏秘殿之恩往即琳宮之供
益祇眷運幸有遐心之待授依前宮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充贊政殿
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恩賜如故

許景衡召為監察御史制端為許氏譜四宣和二年十一月

敕監察御史許景衡朝廷設官分職特命御史糾察群工肆任端良
不忘遠選名學通術見推士林字宇請深操守純固往祇新命交
振紀綱尚親猷為有褒陞特依前件

許景衡轉朝請郎避殿中侍御史制端為許氏譜四宣和二

敕朝請郎許景衡循名責實以覈群工博覽垂聽以苗度法分建御
史進直殿中慎簡端由良參掌風憲以承章節嚴毅德宇請深早夜
被選揚典司糾察裁嘉鯁亮宜有褒陞擢副基端寔居言責克揚乃
職則汝功特依前官遷殿中侍御史

許景衡除太常少卿制端為許氏譜四請康元年五月

敕朝請大夫許景衡太常令司禮樂之事定伯夷后夔任也非常

寅夙夜協和神人兼片業共未易稱職以承景衡嘗任御史凜然
編留於甚憫惜去言喧於士夫朕寤寐不忘勤求若渴名居陳列
以補不逮而執法陳過庭避承親抗章求去奉常職承後式
三祀樂雖備而據僅質古有疑其賴承條決任名重矣佐君一代
典制不媿後伯夷后夔任也非常

許景衡等陪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制端為許氏譜四請康

敕朝請大夫晁說之等朕受上皇聖祀從大臣懇命承元子踐踐供
位承惟習善孝自少成亟受海上議俾近多聞上益以承說之道
尊德節學富文雄以承景衡器皆用大心靜身安各有典型上舊宜
居贊諭官以承松卿受材超卓典學精微以承上智警敏離偏休源
自以筆有中知上承宜兼管轄上文曉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寧承

左右前後衛翼一効也其懋承副朕所冀之依前件

許景衡除中書舍人端安許氏譜四 靖康元年

枚太常少卿許景衡朝廷最重分俸之事日力幾不足以信欲勝
其任務擇其人以承其器故大夫守太常少卿許景衡者為御史巨
奸謀相位尔力以正偏雍容過之遂不克相天下後世歸重朕雖不
識以識之矣又懷文溫雅之觀宜自奉常侍跡禁掖訓詞有三代
風除授毫釐之失而特授依前官試中書舍人

許景衡罷中書舍人荆端安許氏譜四 靖康元年九月

枚親嫌之請著於甲令惟統臨乃宜自列倘過求於引避必有奈於
彝章彰故大夫試中書舍人許景衡頃居憲府倬有直亮自朕嗣服
之初首預賜遂之召曾不闕歲峻陟禁途道兼丞轄之臣何有葭莩

之契雖頃嘗遂禮乃緣言責之同而之則異宜蓋有省曹之限尔復
援近例率然具奏懷前日越遷之畏固欲投罔忘大臣陞黜之嫌尔
亦菲求去况國家多事之日豈從臣歸里之時姑離法禁暫憇琳宮
益務省循多重尤悔之嚴中書舍人特授依前官提舉杭州洞霄宮

許景衡召為給事中荆端安許氏譜四 建炎元年六月

枚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補弼之選也朕嗣位之初思得首鯁白首者
艾魁壘之士議通古今愛國如渴甘舉而置之近密之地庶幾重言
十七字於朕當廷法戒三千共恢於遠馭朝敬大夫許景衡嚴毅而
守峻節靜深而造微 有溫雅華國之文有悃悃愛君之志頃待處
簡嘗奮擊於鉅寇薦擢掖垣不批擯於當趾三已多愠一節不渝朕
嗣位之初招徠俊又俾還禁索仍進黃麻去李藩批勅之風由誠節

激厲元素回天之力醫偏說之著明志亦合於前歎庶不辜於珠
倚少特授依前官試信中事

許景衡除御史中丞判瑞州許氏譜四 建炎元年八月

勅孔子曰有德必有言有德共之心於為天下國家上忠於君下
為於民知與與之先務不為空言而已朕於中批法之優蓋貴之
此亦朝散大夫試給事中許景衡持字文誠砥節勵行有古人之風
知君子之守西省東堂揚歷既久疑然速度宜長風憲言天下之勢
若涉淵水固知攸濟尊亦所知以為朕一言之先其大身後其小
其悉陳其隱嗣有大用之特依前官試御史中丞

許景衡轉^朝判瑞州許氏譜四 建炎元年十月

初朕昭受正符丕承大寶需湛恩於寰海詎增秩位臣工眷維荷蒙

之賢方悅霜臺之峻甫加褒律式示臣懷朝散大夫許景衡字造淵
源才超偏類久藹臺端之蒼旋升禁掖之華識類精深人莫涯其量
儀備堅已士想見疾風比時倉言俾日中憲火後見踪曠之質不變
色於炎涼歲寒知松柏之姿獨後凋於霜雪是以優推煥渥既陟崇
階益罄忠嘉仰答宏獎之特授依前官遷於散請大夫

許景衡除尚書右丞判瑞州許氏譜四 建炎元年十一月

勅朕希宣文之復古法亮意之知人善選群材用康庶政朝請大夫
御史中丞許景衡恢宏而簡重敏達而尋明學向之美有曰於古人
識趣之超不群守流俗自遠迥列良副汝階宜從獨榻之嚴往陟右
綱之峻外慮內侮畫策而銷弭天意人事畢力而苗回畫據平日之
所言一振當世之先務亦從治理庸答眷知少特授中大夫守尚書

右丞賜紫金魚袋

許景衡特贈五官加正奉大夫瑞安縣開國男益忠簡制

建安二年六月

瑞安許氏譜四

勅承嗣大宦眷遇迥巨德惟終始一同意固存亡一異肆須明命用
貴幽光故資以殿大學士中大夫守尚者右丞賜紫金魚袋許景衡
等皆而才周慮深而存躬居豈考弟行志重於鄉閭事上公忠節尤
高於朝宇述居網轄非可贊襄退就琳宮方從優逸閱時未久遽以
仆聞慨念音容良用閔惻賜官延賞麗致兼陵英爽外存款於滄澤
の好贈五官正奉大夫端州縣開國男益忠簡好如故

蕭振兼侍講劄一止茗溪集三十九

勅朕思得耆艾魁壘之士實祗左右考稽疑義數釋古与究治乱之

所以然如漢虎觀故事增之所未聞信之所已所碩黃卷中自有樂
地不可忘也其官某養年遠深植子儉貫周知事物之變盡見聖賢
之器用以後徑宜探德與勸講之使舍尔其惟尚思切摩之工以副
簡求之意

利法

南宋

林叔豹除江東運判劄一止茗溪集三十九

勅具官某使共之使寄朕耳目號稱外甚維持紀綱以肅所部若御
史執法日臨於前姦欺屏息莫敢孽芽則雖四方首望之遠朕所以
之責邦計是資尔尚勉之江吳壤連朕德不遠時於是親政之

陳桶除福建路轉運副使劄一止茗溪集四十

南宋

勅具官某朕惟在昔君為官擇人非特量才授職而求其稱之抑

制注

威惠所加一方之人素所服習而愛慕畏仰則令行禁止期月而已也況于久乎尔文学行義照映朝紳鄉自近班出臨陶郡部越數歲去民思之若父母况朕于是知困任之道莫如先惟時好輸肆復命汝庶幾毋忘吾事且慰彼民尔任懋哉

吳表臣兼侍講劄一止苜溪集四十

南宋

勅朕承祖宗之貽祀紹金華之絕業爰開任幄燕見近臣袖釋正言考質疑義庶幾講習之樂與子大夫共之以尔具官某行如古人子探聖域編議雅奧室覆我心是用陞尔勸漢之官益廣舊聞非但舉行故事而已尔任懋哉

林待聘起居郎劄一止苜溪集四十二

南宋

勅具官某極史之職宣記言動觀模之善對稽遂良之守官朕想卿

行風去庶幾其有維尔志行修潔編議激昂更歷陰表執義彌固台從外服俾貳列卿雖譽處之甚休念猷為之未究裁頒耆命進直殿均勉追古人以稱朕意

南宋

林待聘除中書舍人劄一止苜溪集四十五

勅代言之重自昔所難眷予復古之初博採古文之化典司名命允賴雋人具官某穡茂而明學通以博頃更簡拔備見試為豈惟優世叔之討論抑名汝君房之言語較自柱史進居掖垣雍容度切之班焜耀冠靈之渥嗚呼予欲德意志慮追三盤五浩之風予欲號令文章於四方亦里之聽聽尔素葢毋羞前聞

劄

南宋

劉一止除祠部員外郎奉祠溫州張綱。劉一止苦溪集十四
勅左奉議郎劉某朕方萃群策以收中興之功碩天下士有一善可
取猶將簡拔任用而况已試之才為朕所知共予以行義文辭播
神推命蚤膺器使入直殿切嘉其久即退固蓋自堅於節肆以即
選遂置本朝朕用人不以官職崇卑而為輕重往祇厥服以茂遠
圖嗣有褒遷毋虛朕意少特授依前官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奉祠溫
州神主

太子正孫元卿除武學博士制翟汝文忠惠集三

敕具官某古共干籥皆子於東序而狸首騶虞又皆樂師所以教國
子也今以文行簡在東膠蒼處盛矣推所講明施之古字將見諸生
不但習孫矣而已則朕之以明汝也

宋

葉適寶謨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制張守毘陵集八

朕緬懷函夏式重陪京維昔秣陵有孫仲謀創立德之論在於公江
左與漢河內唐東都之地均惟時保釐必在俊傑具官葉某天才英
邁神慮宏向學廣向多務得先民之德位重道遠不蕪近俗之名嘉
挹注之不盈趣延堂而入侍而志計懇到裨益弘多嗟嗟補之於衷
寔猷納之於頽朕惟藜藿之不采莫強樽俎之折衝方面制勝之目
中重惜尔身之在外必念石頭之形勢實為江左之重糧爰陞次對
之班允副居留之地噫覽神州之風景勿謂多人按地險山川之
足用武臣位數於秦為以思啓於封疆

何伯謹太子博士制胡銓澹庵集六

具官某立師惟一奏之書昔聞民信博士科中三之選言豈是人亦

制

宋

學有淵源行有矩矱真祇尚席允謂當仁師嚴道尊端在表儀一正
教行俗美時觀長育一能

采之才父右中散大夫道元贈官制胡銍澹菴集六

已孤不為父作溢雖曰格言為善思貽親令名是謂達孝敷文尚侍
制宋之才父贈中散大夫道元孝慕桐邑之孝凜之有廣平之風
生既不能盡其才死幸少以伸其志矧子於齒出先宜加封冢
之恩庸示偏泉之澤曠申鮮虞之擊雖代有顯人稟武子之鎮則後
宅令德以象義方之祀允符深葉之去沒而有知歆我明命

試吏部侍郎薛良朋乞檢會前奏陳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汪應辰文定集八

卿俾有文雅富於材藝雖三輔浩繁而一切治理裁疇政績擢真禁

薛良朋乞陽在外宮觀不允詔

成在久豈日月以為功進

心所情宜不允

薛良朋直顯謨閣浙西轉運副使制 洪适盤洲集二十

宇內漕挽皆置使皆惟歲部信於帝所有劇繁之事倉猝須故選
材非它道比之水潦後民艱於食倉庾亦不虞乎供使其人則
必以寬中吳慮以象字遠職明長於吏道部符持節有赫名乃
擬省潤位以計臺又冠之以僕視之直雖不以田廬捆亞為言
不以小嫌而妨軍用當禮恭意勉旃毋忽

薛良朋知臨安府制 洪适盤洲集二十

尹京之任名類去趙張三王擅名於漢後世猶議其明其傷於太察
嚴其傷於太猛鮮矣有修銘以是字國象之都上京之尹正皆皆輔

學有淵源行有矩矱真祿尚序允謂當仁師嚴道尊端在表儀一正
教行俗美許觀長育之能

宋之才父右中散大夫道元贈官制胡銍卷集六

已孤不為父作益雖曰格言為善恩貽親令名是謂達孝敷文尚待
制宋之才父贈中散大夫道元孝慕栢邑之孝凜有廣平之風
生既不能盡其才死亦不以伸其志矧子於世出先宜加封冢
之恩庸示偏泉之澤曠申鮮虞之擊雖代有顯人藥武子之佩則後
字令德必象義方之祀允符深葉之去沒而有祀歆我明命

試吏部侍郎薛良朋乞檢會前奏陳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汪應辰文定集八

卿倬有文雅富於材歆雖三輔浩繁而一切治理裁時政績擢真禁

墜既付以銓綜之平么需以猷納之益美成在久豈日月以為功進
思盡忠居夙夜而匪懈毋懷故土而有遐心所請宜不允

薛良朋直顯僕閔浙西轉運副使制洪道盤洲集二十

字內漕輓皆置使皆惟畿部信於帝所有劇繁之事倉猝之須故選
材非它道比之水潦之後民艱於食倉庾亦不虛乎使使其人則
所以寬中矣慮以尔子遠職明長於吏道部符持節有赫之名乃
緘之省潤任以計臺又冠之以謀祀之直雖不以田廬相亞為言
不以小嫌而妨寔用當禮節意勉旃毋忽

薛良朋知臨安府制洪道盤洲集二十

尹京之位名類云趙張三王擅名於僕後世猶儀之明也傷於太察
嚴於傷於太極鮮莫有修飾以是字國家之都上京之尹正也皆輔

彌、低、望、宗、令、權、重、以、不、憚、大、吏、以、不、過、疆、禦、懷、私、其、不、可
而、抗、依、勢、其、不、得、而、挫、故、其、威、易、立、其、政、易、成、皆、譯、吳、中、名
同、而、實、異、責、重、而、勢、輕、故、居、之、其、為、允、難、亦、整、煩、撥、劇、裕、而、不、息、接
物、處、事、和、而、有、立、後、即、州、麾、名、震、中、外、靡、人、不、以、為、材、也、時、咨、四
岳、擢、尔、天、府、當、官、不、行、思、善、其、後

薛良朋進職制 供匡盤洲集二十九

人、主、以、八、柄、敷、群、臣、予、奪、廢、置、猶、兩、靈、雪、霜、不、可、以、偏、廢、也、二、浙、歲
惡、不、入、民、多、菜、色、朕、隱、惻、流、徒、食、不、甘、味、故、令、視、不、恤、此、嘉、此、康、祖
如、宥、其、則、從、奉、侯、祿、職、亦、嘗、以、潤、其、刻、陟、尔、奉、行、不、懈、賑、拯
有、勞、碩、不、賞、の、字、進、直、河、苗、尚、勉、我

南京

劉敦義除武學博士填見 周必大周益公集夜垣類稿
二按與武學前樊仁遠同制

勅某人妻孥秋射以方游倖上藝列於真官周制也古子蓋氏遺意
與尔敦義日師友一淵源尔仁遠慕功名而慷慨進錄科選冠以同
升古其命昭在公卿後世拔士行位用非所養議其病尔字印
藝業以求奇士侯不待投筆而有自見者

司封員外郎王十朋兼崇政殿院書 周必大夜垣類稿三

勅其官某朕惟臺諫言國家之阙失封駁救命令一過差猶疑進見
之疏或致向陳之後豈若彼徑行旬日許其全偏以移時庶幾持我
以多問真我於多過尔傳祇意正心之學懷愛君憂國之忠子振於
射策之時譽尊於育才之紀剛方之操中外所稱既副旁招令入
侍惟昔咸平之盛稍循天策之規遂擇英髦進陪講筵畫則密承於

前括

碩向夕則避宿於禁嚴朕躬奉以舊章尔尚知吾殊遇

南宋

右朝散郎陳峴降福建路鈔運判官填見闕周必大掖垣類稿

勅具官某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虞象之臣碩不出此字之闕郡

鹽筴浸壞公私病之汝來自鄉邦列上八弊有味字其言也何愛一

節不試汝功雖然言弊易抹弊難朕方懲誕慢之風求利民之實言

底之績何吝陟明日奏罔功寧容供罰汝大臣子號稱通才毋源厥

官以若台詞

南宋

温州通判張大年起發任總制錢最違慢降一官周必大周益公集掖垣類稿

勅具官某自調兵戍邊用度日滋吾不敢一毫橫飲於民若常賦又

不得時亟將何顧焉溫大州也尔為之丞宜先而後鑄官示沮且警

他邦

左朝議大夫黃中辭免除顯謨閣學士在外宮觀恩命周必大周益公集玉堂類稿四

朕以卿有次以溫良叔度深遠直諫多聞昔為益甘三友爵

齒有德令號天下達尊故起之既老幾以自近而卿深惟止足

義重於於德之勞教上者求去朕不得而留也文謨峻職真祠厚祿

不如此是以旌未邨之舊遂亦松之遊常格云予於所請宜不允

敷文閣直學士王十朋辭免太子詹事依舊奉祠不允周必大周益公集玉堂類稿四

朕深惟三代長久之道豫建太子又擇名卿宿儒為之衛翼所以尊

宗廟重社稷之卿庶諒直海內寡二頃由三館以經術從吾兒遊

啟承華命居端尹是資正備益廣前聞卿疾既平強為我起所法宜

不允仍依已降指揮即速前來供職

按原集並未作舊奉祠不允二字蓋誤脫今補正

永嘉集外編卷二目錄

誥勅

起居舍人陳傅良經進壽皇聖政轉一官

吏部員外徐誼右司

新知湖州本侍向改知婺州

江西路慈運判官林湜吏部郎官

本侍向知甯國府

知常州陳謙湖北提舉

陳棟秘書丞李唐卿著作郎蔡幼學校書印

右司徐復左司員外郎

徐元德知均州

永嘉集外編卷二目錄
誥勅
起居舍人陳傅良經進壽皇聖政轉一官
吏部員外徐誼右司
新知湖州本侍向改知婺州
江西路慈運判官林湜吏部郎官
本侍向知甯國府
知常州陳謙湖北提舉
知常州陳謙湖北提舉
陳棟秘書丞李唐卿著作郎蔡幼學校書印
右司徐復左司員外郎
徐元德知均州
三十五

太常寺少卿薛叔似秘書監
浙西提刑葉適吏部員外郎

史部郎中林湜太府少卿

起居舍人陳傅良起居郎

主管戶部架閣孫元卿太學正

太社令陳岷太學博士

陳謙夔路運判

大理少卿許及之權禮部侍郎

起居郎陳傅良秘閣修撰嘉王府贊讀

大理寺丞林季友吏部郎官主管侍即右選

大理寺丞簿林恩濟大理寺丞

謝源明直煥章洵知温州

夔路運判陳謙湖北提刑

侍御史張叔椿權吏部侍郎

吏部郎官葉道國子司業

新除起居郎陳傅良中書舍人

許及之父樞贈朝請郎制

許及之母呂氏贈令人制

許及之繼母王氏封太令人制

許及之故妻洪氏贈令人制

許及之妻潘氏封令人制

陳傅良覃恩轉官制

溫州

張叔椿覃恩轉官判

許及之覃恩轉官判

陳峴覃恩轉官判

校書郎蔡幼學著作佐郎

中書舍人蔡幼學兼侍讀

蔡幼學撰詩餘篇轉官

右司徒道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著作郎李唐卿江東提舉

郭陳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不允詔



起居舍人陳傅良經進壽皇聖政轉一官

樓鑰政魏集卷三十五

敕具官某朕惟壽皇在御務行聖人之政二十有八年樓鑰政魏集卷三十五

弗克堪既已申飭史臣謹以事繫日書又擬大端

萬世共別為一徑追儻二典真我家之盛事也余以一代名儒晚登

印省親擢道山付以史事奏篇未上奉之慈極從容進瀆冠佩儼然

亦不偏貴蓋先於眾命增一秩以示儒者之崇尚惟飲

吏部員外郎徐俎右司

樓鑰政魏集三十五 按與應孟明同詞

敕具官某等宰掾非他官比也凋復閑決皆天下事非有才識少以

為守常應變之助其曠免為之亦孟明介然有守使達民事亦祖

為之用通貫治體一以序遷一以選授朕方委政於二三大臣惟

分任其勞使大臣得以綱紀庶務助朕才賢以起治功豈小補之哉

制

南

新知湖州本待向改知婺州

輔具官某浙河以西吳興為輔舊浙河以東婺女為名郡視邦選侯
委位惟均尔少為首洋京振東南從吾真官偏應察案念投間一既
之命起尔而作改引嫌自列易地為宜是行也非惟不使汝遠去哉
向苗是心予得最易爾必偏自此而定則朕一眷汝人無向言矣

江西路轉運判官林湜吏部郎官

敕具官某尚書郎為舊三牧選行雖有名士必更外庸而後授
尔嘗裁勇冠凜有風采拙刑浙東將漕江右久攝帥圃所至有祿賜
驟而歸敷奏詳雅資理高矣茲猶處一小選所以重銜綜之位也其
究乃心以贊而表

本待向知富國府

輔具官某朕念儲潭察案一舊罔匪極一時一選既已此登四人為
予宰輔在外里居身尔未去忘之尔事朕有素為食累年起為二
千石以示舊恩相攸久之尔亦始定宛陵為江右名郡以壽皇潛藩
地理尤崇尔位位為朕接字吾民篤志賑卹以銷茲恨歎息一以豈
惟有以副選侯一袁尔尔由以此而進焉

知常州陳謙湖北提舉

敕具官某為常平而置使專以惠民選名士以乘軺示不忘遠尔服
勤儒術抗志事功頃居編摩已著才望甫試繁劇優有治養惟行重
湖一俸典司義廩一政賢遷驚海一利務在通商從請摘山一徒去
致生事行觀一債嗣有寵章

太常博士陳棟秘書丞著作佐郎李唐卿著作郎正字蔡幼學
校書郎楊鏞攻瑰集三十七。按與范仲黼王與同制

敕具官某等道山群玉之府聚天下英俊之間所以涵養器深業以
為進用之供也尔棟以容臺儀禮之舊尔唐卿尔仲黼登瀛既久尔
與尔幼學信劉英潤或分典丞郎之職或序進著作之庭校讐未見
之者不改共二之故職優選選執道於以思稱崇獎之意以為邦
家之光

右司徐俎左司員外郎楊鏞攻瑰集三十七。與應孟明同制
敕具官某等宰掾之任重矣自尔二人為之實能謹守程度參稽事
宜佐吾二三大臣以平章中書之務大臣亦言尔能朕用嘉之以序
而遷濟嚮於用益習天下之事以昌遠業尚勉之哉

南宋

徐元德知均州楊鏞攻瑰集三十七

敕具官某均之為州雖遠以所控制同置武當之節佐填境一境
位不種矣尔早以徑子教救鄉里旋以秦望登進朝行貳郡新亦積
用策甚剴符京土以惠遠民往我惟欽益行所學

太常少卿薛叔似秘書監楊鏞攻瑰集三十七

敕具官某朕以冊府為重選才甚嚴信宿之間既以廷吉為之貳又
俾叔似長之所謂朝取一人于振序九暮取一人于振序尤士編翁
於朕不自樂於以賢也尔向學淵博議明辯結知慈皇擢在陳省
有古淨臣之風遠乘軺車歸貳容臺物望不宗之既授以太史氏
之職後復正此久虛之位表儀雋游儒共之玉帶也雍容養望以俟
甄擢

制法

南宋

浙西提刑葉適吏部員外郎楊 鑰攻媿集三十八

敕具官某郎選在古為甚重雖朝列名流必著外庸而後授以得人
物之英為之則又增重矣尔於極群者洞視千古文章之幾追記作
其項由冊府試以郡寄臨事知要就昇傳節以冠天官名曹定為
是省之冠是不於尔而雖屬簡要德通尔序兼之

吏部郎中林湜太府少卿楊 鑰攻媿集三十八

敕具官某版曹德國用之要而帑藏之有司必以外府處其中所
以核視財貨之出入不嫌於詳序所以輕異哉尔奮身儒生習於吏
治在縣為買大夫入朝為才御史澄按兩道攝承十連皆有京績撤
於朕聞召實即擢請共尔位進之少列以慰尔言幸属究心使上下
兼足尔序懋也

南宋

起居舍人陳傅良起居郎楊 鑰攻媿集三十八

敕具官某言動之屬史官固有左右之異躬廷之用賢士豈以日月
為功試之加詳皆則有在尔窮百氏之學蓋六經之文身方在布
衣名已傳於海內外庸既玩眾理愈歸比再入於脩口寢擢居於法
貫乎民著述之業登泚記注之司螭陛直前善向明於朕意鳳池共
二能震擢於王言執義不回秉心之競補遷厥職以重以官庶幾於
守之詞猶見儀刑之舊載纂高皇之典仍陪元子之游益登乃心毋
忘忠告

主管戶部架閣祿元卿太子正楊 鑰攻媿集三十九

勅具官某尔以甲科自奮用為掌故之官中更艱棘蓋久而後以
退然自牧不既再歲賢閎清選尔宜居之子率以正孰敢不心橋也

判

南宋

士將於爾觀也

太社令陳峴太學博士 銜收魏集三十九

敕具官某以紹興法從孫自奮宏詩科宜仕於朝久不廻翔
幕府列房容臺賢士一閑師儒虛位時咨多士舍曰汝宜溫故知新
尔乎自勉

陳謙夔跋運判 銜收魏集三十九

敕具官某夔門為蜀要衝川陸險絕力耕大種民生甚艱輸寄
甚重都計室仰信否非通敏士不在茲選以尔自用學海試劇
繁以南商陵吏深最領湖右飲散權前為朕行調度一道揆惠
疲氓務去泰甚依田里得以安生則朕之顧憂寬矣

南宋

大理少卿許及之權禮部侍郎 銜收魏集三十九

敕廷尉天下平存居卿列宗伯春官貳徑入從晚是曰異恩寔
由親擢具官某才兼數器誠綜九流早以多文儒務為有用子
方彈冠伊始已脫穎而不凡禁錮拾遺得真諫官蒼藩方作牧
有古良師風比因奉最歸俾選明刑惟惟慶需既行後當
郊裡再舉時儀曹久虛礼典誰屬釋尔平反重參予制作司
有功過于張賢朕所知共虞命夷夔事汝則兼益勉告猶
斯為稱職

起居郎陳傅良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 銜收魏集三十九

敕具官某漢四皓起商山羽翼功千古稱朕則歎尔供高第能
以卑辞厚礼聘以輔天子則善矣尔以一世名儒相儀於朝抗儀

判注

南宋

不回引去甚與吾兒時舊矣尔既厭直承明之廬予亦因勞以侍從之事託之秘撰之家職素為朱帥之賓僚尚過其行庸副虛位

大理寺丞林季友吏部郎官主管侍郎右選赫倫故棧集三十九

敕具官某郎曹二十有八莫劇于武選文書盈几難以徧察涉筆占位猶恐不暇非敏而靜其未易以重要領之尔以儒士而通世務相川奉最再結而承于廷尉未久也選居星省遂興三銓鵬弁士惟吏是醜雖有抑滯不能自伸尔以念我勉贊而長

太府寺主簿林思濟大理寺丞赫倫故棧集三十九

敕具官某先生用刑之法莫詳於甫刑一者有曰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悲羹尔早以經術先多士嘗誦其言久入仕躬行有濟其

譽廷尉選承以尔為之任武所子以廣朕欽恤之意

謝源明直煥章潤知温州赫倫故棧集三十九

敕具官某朕遴選諫臣以廣覽尔頃居九列旋冠宰掾察其堅正擢在騎省徧事不回方嚮于用銜恤而歸念之不忘尔既即吉起鎮東土惟尔嘉在左浙為望郡山川秀茂衣冠鼎盛四邑相去才百里而負山並海壤地深遠人物日庶事不繁非以精明和惠之人未易办尔其人言竟章家職以就尔行信託外庸登進未晚尚尔勉

欽抄 夔路運判陳謙湖北提刑赫倫故棧集四十

敕具官某尔以君子儒為湖北常平使其靈猛披猖省民驚擾船粟而往哺尔以職也因攝憲臺併任其責就設方略隨以旌定朕聞而嘉尔少謂不辭艱苦乃為帥臣之言姑綴夔門之役苟庸命汝

勅法

南末

持刑本道以愆民望以槩衆勞生思永圖請此一方不汝忘也

侍御史張叔椿權吏部侍郎橋 鑰玫瑰集四十

敕朕祇膺丕留董正具僚六部之分莫如選部一爲重小宰之事豈
應冢宰一兼行樞而風憲一嚴司我銜銜之舊具官某性資疑粹偏
議正平發永嘉一儒風早收科級守文昌之象佐惟擅鄉評再策足
於朝行幾向津於禁路進班極史君萃必書攝事天官吏姦年蔽自
擢居於橫榻久肅正於南臺當予御岳三日一初俾尔正位貳卿一
列規模素定要須甄拔一查公諱卷益明年任賢愚一同澤副茲隆
要成尔備名

吏部郎官葉適國子司業橋 鑰玫瑰集四十

敕具官某國家萃天下英才而置一子選於衆而爲一師使術由以

而明人物由此而出豈細故哉朕御而初思欲作新學耳目求
當與第一流素爲天下士所推服出以正師席宜莫如汝矧茲即潛
資理俱稱故用一不疑傳不云子善待恂其也撞鐘叩一以大則大
鳴叩一以小則小鳴惟汝足以當此哉

新除起居郎陳傳良中書舍人橋 鑰玫瑰集四十

敕朕嗣膺大統收攬群才未師賢僚豈容居外紫垣老于宜俾爲真
具官某學探聖原文追作共編議多先儒一未嘗行藏惟古人一與
稽相從兩載一餘信爲三益一友謂左氏真以春秋一皆謂周官寔
爲太平一書推祖宗之本心明政事一要道昔信令悅而行所言首
異改官添加新恩別是纂承一始尤資播告一修天老一居海濱是
必子往舊學一遊荒野一遂未歸式邁尔驅以副朕望

禮部侍郎許及之該覃恩封贈 樓 鑰 攻 媿 集 四 十

父朝奉郎樞贈朝請郎

敕朕祇荷慈德嗣膺大統爰敷曠蕩之澤以及中外臣初吾貳卿
欲冠先世可身滄溟以養潛光具官某坦之幽人恂之長生惟居鄉
不變夙素守而教子於知夫義方隱行有聞陽報必響親見儒科
擢早欣官博之業遠奉安與既滄九原之隔茲持禁素何勝三查
懷越官簿以升階冠印曹而視積是為曠典少慰孝思

故母安人呂氏贈令人

敕九五正位方承與子一傳小大群臣俱有榮親一典載頒明命以
示冠光具封某淑靜自將柔嘉之度孀於善士克共蘋澗一儀生以
名卿徒起棘薪一嘆既更事一任遂陟禁嚴爰疏告第一思以顯漏泉

澤尚氏冥漢式克欽承

繼母太恭人王氏封太令人

敕此下同前九具封某雅甚壺彝恪循婦道儉勤自詔允為中饋
賢甘旨承顏全享安與一奉既登眉壽茂擁多祿乃因需澤一行起
示疏封一寵字祇朕命益侈尔榮

故妻安人洪氏贈令人

敕凡我從臣均以大需爰及佳房一秀並膺偏侍一華具封某鐘慶
相門流芳女範早從名士心仰望於終身胡嗇承年曾不登於中壽
追跡顯用嘗貴郵章茲超命服一榮用錫幽扁一寵括從告第以慰
悼亡

妻安人潘氏封令人

制法

南宋

秘書郎蔡幼學著作佐郎 鑰玫瑰集四十一 與王容范仲黼王夔同制

敕具官某等學士大夫以道山冊府比之蓬萊瀛洲之勝而著作之庭又其高選也亦容學士而文優尔仲黼忠純而意篤既皆升處氏長輿之遠業幼學之英才又均使為之佐或以倫魁而聲稱昭於時或以名門而學問世承為皆稱此選其朕篤意人材共興治功必卿將於此乎取何止以史事而望汝哉

中書舍人蔡幼學兼侍讀 鑰玫瑰集四十一

敕春秋天子之事具存一國書筆削聖人之公室為前世之法朕久勤講貫期廣見聞茲擇名儒共論政道具官某深知從旨素有師承未冠而擅偏魁士皆取則既壯而登股任人以為進近升禁詠之華庸代王言之重予欲言直夫之藝豈容弗措於一辭所以五日昃而不

違庶幾學古視而有獲懲惡勸善力究於微言考古聽三將益明於大體

蔡幼學講詩於篇封官 鑰玫瑰集四十一

敕朕踐阼十五載尤先講貫之勤誦詩三百篇端賴緝熙之益後經既畢第賞之稽具官某早冠時髦寢為經理踐揚已久既昭著於外庸猷納於上喜時陳宏謹備謹鳳掖代言之職當重華卒業之辰序進文階以酬儒效庶盡枯心之學用為報上之忠

右司徒祖中書門下省檢正許房公事 鑰玫瑰集四十一 與錢象祖沈作賓同制

敕具官某等朕初政是苗惟二三大臣夾輔之賴振机至重當先天下共豈少以細故縈之於是詳擇掾屬以次而遷尔祖深沈而善謀尔象祖詳審而善詳尔作賓在郎曹有通敏之稱以為朕簡節疏目

制法

南宋

法東西府、務俾吾大臣惟振綱挈領以贊予遠猷則亦為稱職哉

著作郎李唐卿江東提舉楊鑰攻媿集四十一 與呂恭湖北提舉同判

敕其官某等朕惟一人、聰明不能周知天下、故分道遣使不惟
寄耳目於外臨遣朝士又德以宣布予之德意志慮於民常平以斂
散為職括山澤、刺事顧不重哉亦唐卿心平而論篤之於著作、
庭系恭孝劬而言忠、丞於禮樂、地俱以儒學老成見於有用治縣
稱最寘彼周行、擬從即曹、收我侯指、一往大江、左一往重湖、北
各揚乃職朕不汝忘

新除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不允招楊鑰攻媿集四十二
卿出入朝列、敬歷最深、凡三遷、多由卿、後文昌八座、乃亦世官、端

粹亮直、資視名、父以之愧、臺綱棟者、久矣、賢勞進長、夏官朕命、惟
允、任其寧職、何事謙辭、

退

劉

南宋

永嘉集外編卷三日錄

誥勅

權兵部尚書張叔椿辭免兼侍讀不允詔

陳傅良曲謝答宣詞

陳傅良降殿曲謝

太學博士葉味道除祕書郎仍兼崇政殿說書制

大宗正丞蔡蕤除戶部郎中淮西總領制

大理寺丞鄭伯謙差知常德府提舉常德澧辰沅靖州兵馬制

大中大夫曹叔達特移通奉大夫
依前煥章閣待制致仕制

曹叔遠贈光祿大夫制

項恬又除大理寺簿制

繆夢達持督武德印制

戴溪辭免太子詹事不允詔

戴溪辭免推恩轉官不允詔

陳岷辭免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不允詔

戴溪辭免推恩轉官不允詔

戴溪乞納祿歸田里不允詔

戴溪乞納祿或畀祠祿不允詔

戴溪辭免兼修國史實錄院脩撰不允詔

戴溪辭免轉行一官不允詔

戴溪乞許納祿休致不允詔

戴溪辭免講毛詩終篇轉官不允詔

中書舍人任道遜授徵仕郎敕

任道遜父任傑封徵仕郎敕

任道遜母沈氏贈孺人勅

任道遜妻孫氏封孺人勅

大常寺卿任道遜父任傑贈嘉議大夫制

大常寺卿任道遜母沈氏贈孺人制

順天府丞周令中憲大夫誥

周令妻丁氏封恭人誥

明孫滄贈雲南道御史勅

雲南道御史孫昭勅

御史孫昭妻陳氏封安人勅

提督許松年三代性命以下八段

御札

嘉泰二年省試賜知貢舉御札

奏狀

乞罷因豫呂試官館職植林

蔡必勝捷送伴回奏

擬薛叔似許及之批旨奏劄

薛叔似許及之差陸回奏

繳陳峴差知諸江府

乞罷溫州船場

乞錄用陳傅良之後

知溫州舉胡宗應賢良科狀

奉舉浦城知縣陳昉狀

薦戴楚狀

徑筵講讀奏舉黃仲友狀

進王與之周禮訂義劄子

進孔子集語狀

進三易備遺狀

公牘

約束端安倅廳差監場機察

詩集卷之五

與王景文書

沈

與王景文書

與王景文書

與王景文書

與王景文書



同權兵部尚書張叔楮辭免兼侍讀不允詔栝 鑰攻媿集四十三

惟卿先正以徑術侍孝宗於潛藩建居文昌寔兼露門卿立朝不阿

雖有父風能履之初仍命進讀以播伸美後也何辭栝

侍講陳傅良宣赴徑廷供職曲謝宣答詞栝 鑰攻媿集四十六

有制朕務明昭體首徇徑惟嘉舊學未歸喜著儒同集序思忠

告以副時咨

初講畢案前致詞降殿曲謝栝 鑰攻媿集四十六

陳傅良

有制首頌呂命渴想忠猷聳同講貫栝 祥恍若從遊栝 舊克階朕志

制

南宋

益啓乃心

太子博士葉味道除祕書郎以兼崇政殿說書制

洪咨夔平齋文集十六

勅具官某斯文在天地間前乎管百世之既往後乎鑰百世之方來非特儒雅屬尔以經明行修都儒林之望而所謂如水出錫如圭如璧其也列在才惟據經行古以沃朕心具有師法朕甚嘉之由博士進承中祕仍懋望華之業蓋將因中而肆其外用昌斯文豈特以鎮吾群之府乎

大宗正丞蔡範除戶部郎中淮西總領制

洪咨夔平齋文集十六

勅具官某三表五餌不如此晁錯望塞之策破羌强弩不如此充國留田之奏從御皆不如此應文奇也不如此名儒之胃良吏之表廉靜自立不為苟同宜出入省闈以緝廢務中原事機方集必事力之裕以克濟庸

擬亦以尚書印佐餉道往我守淮所以蔽江而控河士飽而歌馬騰於槽漕西之成雋功以此出納有徑而玉壘利取予有道權而矣近名足食足兵尔蓋優為一家攻於守而不株守蓋以方畧上可

大理寺丞鄭伯謙差知常德府提舉常德澧辰沅靖州兵馬制

洪咨夔平齋文集十八

勅具官某武陵枕重明第五溪民夷錯處牧御匪易必熟知德意其往得之尔厚而不浮莊而不撓正於廷尉惻然惟恐一民之冤德意蓋熟之矣出布藩修旁制四郡奉法循理以康又民夷俗名必聞風而帖服本正則末治也朕方以青室保吏尔求為小知嗣對先華之渥乎

太中大夫曹叔遠特封通奉大夫依前煥章閣待制致仕制

洪咨夔平於文集十九

勅訪貞元之遺事尚想去猷追長慶之高風處聞清老莫回雅志庸
錫徽章具官某襟度曠夷風規凝嶠羊腸峻阪早備罄於忠勤豹尾
屬車晚寢隆於恩過芳禁塗而後疾候真館以言歸賜杖宿蓬掛冠
何亟疊進高華一秩仍通嚴憲之班祇服寵榮益後壽嘏

曹叔遠贈光祿大夫制 洪咨夔平齋文集二十

勅老心壯志抗志於垂車生也 有涯遠遺言於易箒推我盡傷
意形子贈襪一章具官某薰然澤物一素蔚乎成己一子中年去國
留齒而志不衰晚節還朝德隨而志已勅進陟編思一選退尋蕭散
之盟方惜日以自休胡御風而不反出處本末具存恂一忠始終

哀榮茂享考棺一冠

項博文除大理寺簿制 李甫蒙齋集一八

敕具官某朕明慎庶獄增植國家務生一仁故於列院中餐象敏而
道厚俾一傳領理寺如必存情哀矜勿喜聖門明祀也念一我

繆夢達特封武德印制 李甫蒙齋集一八

敕具官某朕方以信賞厲將士亦有戰多雖久不廢懋我服我褒寵
恩報効焉 拘多當作功

賜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寶錄院同修撰
兼太子左庶子戴溪祥免陳太子詹事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真德秀西山文集十九

敕具悉朕深惟萬世之本莫重元良特選一時之英俾司輔導若時
磨省寔亞賓筵必擇其人欲使聞仁義道德之要必顯其職庶幾陪
居處出入之親以卿夙號鴻儒首奉鶴禁綿歷歲時之久養成德性
之尊與之贊貳司戎尚其博考之責孰若優游端尹日惟徑視之陳
用正厥名豈輕所付當勉承朕志慨慕前修毋使守於一節庶益裨
於三善所辭宜不允

賜朝散大夫試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寔錄院同宿撰兼秘書
監戴溪辭免該道皇太子受冊推恩特授一官恩命不允詔

真德秀西山文集二十

勅具悉曰吾元子在資善之卿以當世儒先橫帙左右蓋於大爐

泉達之指已有日漸月積之功越既升供偏殿宮菜迪之以正心誠
意之子勉之以居仁由義之道從容啟沃裨益孔多朕方嘉尔之勞
思所以表屬而未達之禮成增秩久維序常何必揣謙留我成命所
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顯謨閣待制新知泉州陳峴辭免除兵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恩命不允詔真德秀西山文集二十

勅具悉朕登進老成以重朝廷之體尊獎廉清以厚薦紳之風卿強
識材聞淹貫千載英同巖藻煥耀一時退然靡銜於智能卓尔獨出
於義命當權門之翕赫井文館之委蛇象翼怒飛儀鳳之翔何遠萬
流奔注砥柱之立不移輒暫隳獻納之班旋復困批根而去粵余更
化命系殷薦過寇慮於江湖之衝堂仁泰於嶺嶠之表厥有嘉績簡

於朕知與及薦佩虎符以責拊摩一效孰若延登釐禁以究潤色一
長擢貳五兵加帶二命度日賴謀猷一助且邈遠典誥一隆亟生未
思副此虛佇所辭宜不允

賜中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戴溪辭免以皇太子讀三

朝室祀修篇推賞與赫一官恩命不允詔真德秀西山集二十一
與曾從龍同制

勅具悉朕觀隆古盛時一治動惟先王成憲一師五子一歌具陳皇
祖之祀君牙一命文王一謀以三代所繇以久長予一人敢忘
柱儆法列烈祖神宗一相授有格言大典一具垂既常率是以御邦
兼復用一而教子卿等越由時聖久翊世罔當橫帙一從容每殫誠
於啓沃俾元良養德一且茂知列聖託謀一易遵循嘉補導一功可
緩褒崇一德往一祇命毋或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錄院同修撰兼太
子詹事戴溪乞納祿歸田里不允詔真德秀西山文集二十

勅具悉昔漢戴氂以說經不窮居侍中之職晉戴逵守道難進編者
以為宜脩東宮一官朕惟卿學向淵括號洪儒一宗履行端醇負當
世之望是用擢登文昌兼任詹省進則以忠規裨朕退則以經術
輔吾兒朕一待卿甚蓋不意去云胡引疾亟欲求歸載陶素意殊非
所清望所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錄院同修撰兼太子

詹事戴溪乞納祿或畀祠祿不允詔真德秀西山文集二十一

勅具悉昔唐白居易以直道不容於時故年甫六十九辭官傳一秩
而歸休去循名高行後世所慕望而不可及也雖然居易則誠賢矣

苟時君旣挽而留，用其言以顯其身，使居易身勇退之名，而唐室
獲位實，福豈不尤乎？尚耶三卿以白傳一年而致上洞鑿，豈
如卿之風而興起乎？子去年未至而告歸，在卿固為高致，知賢而不
盡用，天下片謂朕何？勉從吾道，毋使識者窺朝廷之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新除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兼宣錄院同修撰兼太
子詹事戴溪，辭免陞兼修國史兼宣錄院修撰，恩命不允。詔
真德秀西山文集二十一

勅具悉朕聞，記曰：屈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盡秋，其也。居述史，
官而不明，聖人筆削，指斥終株，任其裁希，卿為時儒先，篤志經學，
益於尊之，黜伯，祖賞善，罰惡，權混融貫，通水指世，掌書，凡起例，
固所優，尚方三朝，典本允闕，遺甲寅，記尚多，抵牾，正賴鴻筆，勒

成信者，矧卿興達，俱慶元史官，舊並命修纂人，皆謂宜徑彈副墨，
勤以究汗青，循所辭，宜不允。

賜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戴溪，辭免皇太子講授周易修篇，推
恩，物與行一官，不允。詔真德秀西山文集二十一。與曾從同制。

勅具悉，昔漢明帝為太子，授經於名儒，劉昆然昆，易字本，莊京
氏以原，占驗，術欲以成溫文，懿豈不由邵行而求前乎？朕
特選俊髦，輔導吾子，惟卿師友，淵源耕世，本正用能，卷三聖，精微，
益裨元良，敷辨，功俾蓄德，日新震器，增重，以受責，豈為多，名抗
章力辭，如朕志也，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宣錄院修撰，兼太子詹
事戴溪，乞許納祿，休致，不允。詔真德秀西山文集二十一。

勅具悉昔僕疏廣為東宮傅自以宦成名立佐於勇退福壽高之矣
知止之風在廣誠嘉焉然知所質而許之去豈非宣帝與太子之
責哉三卿經子淵明德行鴻茂朕既信之自近而者元子尊師重道
尤不日一日多仰祖張都門拜尊田里愜誠雖切祖未之徒所請宜
不尤

賜華文罔子士兼太子詹事戴溪辭免以皇太子構毛詩後篇

特與行一官恩命不允詔真德秀西山文集二十二
與曾從說列鑄同制

勅具悉朕惟求多聞乃有獲寔哲王永承世之規不學於古以言蓋聖
心教子之法肆疇瑞士俾翼元良必先六義之陳以裨三善之懿卿
心傳誦四子陋毛韓於從容佩誦之旬居多誣沫性惰之益既終
厥慎宜與之勞片亟佩於冠冕尚益廣柱輔導所辭宜不允

南宋

王持厚除著作佐郎浩方逢辰蛟峰外集一
與逢辰劉坦同制

勅朝奉郎方逢辰等承明舍馬漢豕其作之所也袖千古書公萬世
筆如子通源與文貫統維不足與前選亦逢辰所廷魁傑尔持厚尔
坦登水翹英或寤寐於胸阿或翱翔於幕府或淹恤於稟棘皆一時
清望也茲命逢辰為郎於著庭而以持厚坦佐之以共掌東觀秋陽
之重朕之遴選甚不特也昔劉子元謂史有三長尔三人皆何愧乎
朕於是知汗衣之有日也勉哉景定元年正月十八日下

相繼因錄王持厚同慶元年十二月以淮正相宣大使受命

除著作佐郎景定元年正月兼權佐左郎官二月兼景獻府

校劉坦景定元年正月除著作佐郎以謂朝朝著作郎即謂持厚

為制春也惟於著作即去載方逢辰耳

福全

南宋

中書舍人任道避授徵仕郎勅初任順天府照磨與任中書舍人奉天承運皇帝勅曰國家制命所以播告四方飭勸有位布德惠行信義於也而中書舍人宣典者職親地密不輕與人與中書舍人任道避早以俊秀進第內館爰登名於上庠遂擢贊於京師遷與職克慎且勤宜有褒嘉以旌勞勩爰特進承階徵仕郎錫勅命以爲榮榮去居近侍典文翰士任道以此謂勞爰然於廷懇爵祿以待士進進未已往益懋修以隆後效欽哉

中書舍人任道避父任傑封徵仕郎勅

勅曰為人目而克盡忠於國其必由乎父母善祀所致故國家有推恩之命所以重報孝也與中書舍人任道避父任傑敦德好義近譽鄉邦肆善積于乃躬致履履于厥後悔成于子效用于躬履厥所

從宜隆恩命兼封忠爲徵仕郎中書舍人服以哀恩益隆壽祀

中書舍人任道避母沈氏贈孺人勅

勅曰國家制推恩之典以冠任事之臣其能居心於職務其則必榮及乎親而於存歿一也與中書舍人任道避母沈氏夙茂德善其于閨門有子登庸而不逮養所惟所自宜有褒榮兼特贈與孺人與中書舍人任道避母沈氏

中書舍人任道避妻孫氏封孺人勅

勅曰惟男正位字外女正位字內女歸之義也故夫之能官而不以家爲累皆公以所妻有相成之德也此躬廷所以推恩也與中書舍人任道避妻孫氏夙茂德善其于相成之德能居心於所職兼特封與孺人欽承榮命亦光閨闈景泰五年四月廿五日

太常寺卿位道遜父任保贈嘉議大夫制

制曰臣才德祿位而勞於國君之褒命必繫於身而顯於親此
制度所宜先也爾尚宜司卿位保乃太常寺卿道遜之父晦跡丘
園敦仁族愛視子成名履官顯位雖祿養之弗適宜息典之再加茲
特贈進爾為嘉議大夫太常寺卿服茲顯命尚裕後昆

太常寺卿位道遜母沈氏贈淑人制

制曰朕惟厚且賢母雖本於父教之勤尤資於母之典祀肆躬廷
追榮命必爾及古之所以遂顯揚之心也爾贈淑人沈氏乃太常
寺卿位道遜之母賦資貞靜秉德柔慈嘗因子貴已受推恩子之進
階宜須異數特加贈爾為淑人祇服鴻休永光宅室

真蹟見存永嘉任橋任氏子味晴之族人蓋太常後也

順天府丞周令中憲大夫誥

朕以元良衍慶需澤寔富凡爾群工咸被褒典矧乃近密之臣朕所
擢任其爾順天府丞周令昔在先行首膺呂命效勞深久薦陟
華階頃以簡自朕心進避令職乃能勤慎自勵賢養茂潤矧片侍從
降佐史事筆翰精工疏賚日厚朕甚嘉之茲特進爾階中憲大夫錫
之特命爾為益屬乃心修業國有殊恩朕弗爾靳欽哉

初任 鴻胥寺序班 二任 本寺司儀 三任 中書序人 四任 大理寺序人

五位 尚宮司正 六任 本司少卿 七任 左職

周令妻丁氏封恭人 誥 真蹟 嘉靖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朝廷褒顯群臣及厥配良以伉儷之道內外相成恩宜均焉爾順
天府丞周令妻封恭人丁氏恪修婦道克相乃夫去位既隆爾宜

並貴亦特進封為孝人茂膺寵光益敦徽戒

明孫滄贈雲南道御史勅嘉靖三十五年鄭與孫氏譜

士有植德累行不獲自見而必駭於子孫雖久近不同天道未嘗
爽也必孫滄以雲南道監察御史昭之父孝近根性耿介自持好善
守施救貧恤艱得古處士之值已預之數乘除天道福善篤生荃嗣
馳譽甚巨爰邇慶原宜沛恩寵茲特贈承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
海華編修繼葉彰世德於重原按此下似脫二句

雲南道御史孫昭勅嘉靖三十五年永嘉協鄭與孫氏譜

御史紀綱司所以貞王度肅官常一民於執物而內外大小咸得
以專之其但蓋五重也尔重南道監察御史孫昭甲第之雋弟合有
亦擢在辟臣數聞禮滿比膺督荐之命益據經遠之猷臨事有為蔚

然夙蒼茲特進尔階文林郎錫之勅命以為尔榮去耳目之寄不難
矣貴於明察而過則激舉於寬裕而弛刑廢二步相濟中不失體
要以佐朕明作愷大之任校尔厚禮予尔尚勵初心毋替休養永圖
祿塞沔陟崇華

御史孫昭妻陳氏封安人勅嘉靖三十五年永嘉協鄭與孫氏譜

朕有恩賚及於人臣而不遺尔室所以使尔內外咸以先被寵榮以
為勳職世勸也而非尔自有賢德抑何以與此尔雲南道監察御史
孫昭妻陳氏歸於吉人佐之績著蹟共在任克有全名固可以知尔
德已著特封為孀人既昭恩編之渥益懋文做之備

提督許松年三代浩命道光二年瑞安許氏譜

宣場國威統三軍而奏績采甄世德嗣四世以推恩積慶有原流光

自達尔庠生許寅迺福建小師提督世襲雲騎尉許松年曾祖父
淳心抱質善事佃祥丕建乃家允肇多襄於奕業克昌厥後誕膺節
鉞於高門爰賞徽音俾揚令聞茲以恩覃贈尔為振威將軍錫以浩
命於戲簪纓赫奕武階一品以殊等佺輝煌用慰九原一夙志祇承
冠命長播休聲

德行積善衍餘慶於後人暮昏策勳錫殊恩於先世家承克大壺範
攸彰尔杜氏迺福建水師提督世襲雲騎尉許松年曾祖母佩服
女箴姻昭母道惠風歸姑留懿祝於閨中今紙三傳毓奇才於閩外
爰頒茂典俾爾徽音茲以覃恩贈尔為一品夫人於戲溥汗誕敷用
播深迺澤湛恩偏洒益揚賢淑一名顯命丕承幽光允貴
嘉勞且偉代遠邇聞家風策專闡崇勳上推祖德舊章斯在新渥

攸加尔庠生許宗術迺福建水師提督世襲雲騎尉許松年祖父
善力罔祥教誨誥穀集軒車於里閭早知世澤長擁節鉞於方州
聿見孫謀福爰頒寵爵俾為崇褒茲以覃恩贈尔為振威將軍
誥命於戲錫五色之徽章丕光令綉沛九重之藏澤益煥膺功休命
氏承淳風追表

皇功炳焯瑞集慶於閨門懿德深長恒鍾祥於子姓坊加渥典用闈
休泰尔胡氏迺福建水師提督世襲雲騎尉許松年祖母毓質清
以作嶺名族肅雍壺範知後穀一風碩大孳教強見信節一澤式
逢慶典特賞徽章茲以覃恩贈尔為一品夫人於戲恭珩瑪一流光
恩編下賞煥中禱異米冠命攸敷茂獎欽承良型益播
國爵優崇樹鷹揚偉烈家承先大表翼燕良模特布新編用彰

舊德尔庠生存灝迺福建水師提督世襲中騎尉許松年之父清打
代啟素履恭修表子義方早投豹韜之勇傳家忠孝果符鶴印之祥
慶典式逢崇階宜陟表以覃恩贈尔翁振威將軍錫之誥命於戲顯
揚克遂休茲天室徽章作述文輝展也人倫感世令名垂數世澤長
垂

元戎受任既恟責於帥貞剛範貽芳更推原去母德克先內則載錫
珠恩尔張氏迺福建水師提督世襲中騎尉許松年之母早習規型
夙嫻圖史令儀不忒表懿範於閨內亦喜有成樹鴻勳於幕府式頒
慶典用闡徽音恭以覃恩贈尔为一品夫人於戲錫茂獎於蘭陔芳
凝益播被惠風於葱佩真澤弥新祇服誥詞允揚休向
提方千里賀圖外之堂欽統御三軍樹帥中之偉伐層以克奏寵命

宜申尔福建水師提督世襲中騎尉許松年既深沈才兼恢傑夙時
後萃之宣烟烟之勞以日登壇遂受節旄之寄誓成宏於軍壘令肅
凝霜占喜子於戎行恩均扶纜逢斯慶典被以徽章恭以覃恩特授
尔階振威將軍錫之誥命於戲資器酬庸已推恩於鳳浩抒忠抱國
尚有意於麟書白替以勲祇服朕命

推恩錫爵王臣奏秉鉞之勳履順思莊女士著宜象之羨良型既播
慈獎宜加尔福建水師提督世襲中騎尉許松年之妻胡氏疏賢名
聞作儀右祿恪恭當室率礼於祈禱黽勉相夫樹勳名於帷幄特
頒令典俾聞徽音恭以覃恩贈尔为一品夫人於戲被之章之褕履
象服攸宜資五色之備與書者有捲祇承顯命弥叩休矣

嘉泰二年省試賜知貢舉御札

朕惟古御舉甲選之法契而後世始設科目延致英彥庶以好爵
共興治功朕踐祚以來再取士多矣雖媒在疚復選侍從臺者
且典司文柄士有抱負鹿為詞采必刊去浮華體要尚基異時
寔用傳不云言也奉也儻或外是抑曷取乎卿等其求所以得人
而稱朕意以則惟汝嘉石嘉泰二年付木符向已下

奏狀乞罷周豫呂試館職

御札

南宋

臣竊聞古周豫試充館職緣豫素乏时才兼多子譽在大名幕府日
以阿諛昵近人、和故宰臣陳批中因不舉奏夫朝廷待才用、地
館陶宜法要、局凡預選出第為登瀛苗此斥人則公儀不許伏望
陛下特賜宸裁罷豫恩命以破邪僥、黨激恥、風

北宋

此或即奉教從
社同屯田即存

蔡必勝接送伴回奏 馮熙十二年九月四日。周必大奉詔錄四

奏必勝人材堪充接送伴等職事却緣赶上在十二月間有此
相妨當作如何那融奏來

臣伏蒙聖向蔡必勝人材堪止堪充接送伴等却緣赶上在十二月
間有此相妨當作如何那融臣契勛必勝調雖在十二月若用使令
不過遲趕按自來固有惻列躡字年不赴且既見使自有太守似
之妄害不也如新州關止一年餘必勝若蒙視擢足為修身、榮豈
應計以年歲惻惻二者更在聖裁

奏請

擬存按似許及上批旨奏劄 馮熙十六年正月四日。周必大奉

詔錄七

朕欲以舊材似許及之獻疏切直陳詞典美置、卿監以顯褒陞可
並今日下供職

臣等見眾侍從皆未說陛下昨日御批嘉獎薛林似評及了有以陪
命緣付鄭僑書侯行下則二人未知以委所以不敢入城供職乞象
議欲全安聖體札與二人今日下供職廢全事體以合聖意乞批依
付下施行取進止

批此无宗初即位時事

薛林似評及了差降回奏 信熙十五年二月七日周必大奉詔錄

招道補嗣欲降薛林似評及了二人資序才德相當否密具奏未却
進入

臣等竊惟陛下方脩廢官遴選在廷難逃聖筭雖如臣等所敢預知
或二人資序才德實與官稱相當補擢又居招道之上伏乞睿照

繳陳峴差知靖江府 鑄改換集二十八

臣竊惟國事之待士大夫必厚矣雖有過愆陷於罪籍未嘗終弃不
以歲月多投拭不用以此朝廷之厚恩也世不當視氏人之如彼
雖有廢放之歎或則有民社之重平時既享善狀而又貪黷太甚其
自不應復以民社畀之而况帥藩乎峴之惡衆醜甚彰弃妻之訟
人憤生冤峴之居官汙暴尤甚帥蜀之跡最不可掩前後章疏指陳
重事且不敢後編頃陽郭渚守且以議尚且不宥隨即寢廢桂林重
鎮控制南方如有才具不足以應事机如有廉節不足以服遠民生
以佐峴居之字相廢雖久眾尚斷之臣若不言之必有偏之其欲望
聖照寢訪命於未行之時別選良牧以鎮撫二十五州之民庶使士
女知畏公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奏議

南宋

乞罷温州船場疏 銜 攻愧集二十一

巨竊惟官冗甚矣而求易處去官有妄用之官徒費廩祿而一司之費又為甚多貽害公私其不可不也温州有造船場一司坑民建立之初本因高宗南巡駐驛臨海漕臣一時措置得漕舟全缺而良材興販自處過溫以入於海其害於是置船場立抽解是時材木不可勝用客販既感而漕計稍裕州郡係省之鈔所以支措歲造百艘以供漕運歲一時之利也其後本司自置船場文近地如明州華亭等皆遠船是以供材輸用今則山林大木絕少客販不多係省不足以供費本司不知其難亦歲設月計每年止造十船而一司尚存凡費如此所謂益於官民不過十舟若就亦於本司及近地之船場不甚費力請言温州之為害也監官初止一員既增戶之已而又

增遂為三員雖是宗子添差而皆營務該給人從並同正官則有俸信之費所養工匠則有衣料之費造船之日又添以米十舟分為春秋兩料除材植取稅客販抽解船買不多而有鐵炭灰油之費其起費而未也運河平底一舟而行餘海不測一洲虛舟既不可進勢必載私商密貨其中遠出海港而復攬裁不可禁察又有船棹借法篙梢楫楫之費少或半載多或數月而後能達多有覆溺沈破之患此等官司所任營費之目也若其煩擾百姓則又甚于舟梢工輪差示嘉縣有田產船戶每船所用水夫則又泛差抵縣灑海之細民為之此曹各指漁業深憚此行吏人乘時為奸追擾遍括舟人足戶寧不用自行率以雇人直徇於梢工始得脫身一船賦於海上船棹等人均償不足又以生名籍追元差水手勒使填還回一

泉痛不勝區子一幸

知温州举胡宗應賢良科狀核 鑰政輓集三十一

右某伏覩本州士人胡宗左朝散郎哀之孫修職郎序之子家世業儒自少穎悟通書屬文隨見輒解臣乾道七年為本州教授早已見其不凡去此十年聞其學日進有卷上序第叨假守首訪人物而邦人又咸言宗習應制举詞業已就因見其書蓋有師承文章踴躍博考經傳有志於政文參聽古事以取於世用且其資稟溫良家居孝友表裏忠信言行俱優可謂儒林之俊意聖世之英才臣謹遵奉詔書保舉堪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於貢舉條制並乞選擬之具本人所習詞業策論各五十篇謹繕寫成八卷目錄一卷繳進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秦举浦城知縣陳昉狀 真德秀西山文集十七

臣伏覩通直郎知建甯府浦城縣兼管勸農公事兼監囚水銅場弓手寨兵軍正陳昉器資沈靖學識通明儉素體書生之弗如廉介視古人而多愧期年為邑一意愛民性本寬和而淳有不回之操政先平然而時有難犯之威今保舉堪充公正聰明之備監司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此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

薦戴楚狀 劉宰漫塘集五

前修職郎戴楚為嚴水尉寄居有扶勢奪村民之舟其楚批不與守怒撻吏奪舟與之楚即拂袖去初楚弱冠其父為求同姓牒因獲國子解登第楚以家狀中微有遷就言之輒愧汗其後父喪脂蘭遂自陳弃官三以十年家居深山惟讀未見之書為有用之學因學揚

簡知温州日已嘗編薦

按此狀在漫塘集辭籍四卷第二狀與洪東荅同薦

經筵講讀奉舉狀朝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兼給事中

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臣李鳴復等右臣鳴復等聞蟋蟀候秋吟蟋蟀
出以陰士有懷珍抱美而老於石穴之下其固不能多待文王之興
也仰惟陛下不居之聖向學日新經幄就昭慶問寒身臣等恨以表
秋舊業叨塵誦說之員深懼寡識惘惘不究終始幸以昭明懲勸上
禪聖德伏見温州布衣黃仲炎抄哀是私事為之說陰以役代警戒
昭然言古駭多切於治道如謂臣有警戒不為褒貶至杜擬督允白
潛心吉州布衣就蘇會粹經傳科別生條治亂興衰本末該寔貫評

以已見多所薦禪如謂魯僭紀元獨承正朔臣於名分所補良多二
臣於經之謂勸矣而臣他其迷公多之稱鬱弗獲伸俱老章布臣等
執經入侍心有愧焉竊知二臣已嘗謹寫其者裝潢申進欲聖慈
既垂乙夜之覽或降付後者更加恟視如有少采甄以罷光庶幾科
舉之外士之窮僅篤古事不互投遐遺臣於作人之道風俗多矣謹
錄奏聞伏候勅旨竊平三年七月日朝請大夫權尚書禮部侍郎兼
侍讀臣陪臣朝請大夫權刑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
玉牒官兼侍讀臣李鳴復

進王與之周札訂義劄子趙汝騰 周札訂義卷首

朝奉郎直煥章惲權知温州軍州兼管勸農事趙汝騰右臣汝騰謹
準祕書省公移索臣所領樂備管下士人王與之周札訂義以信

聖覽日即命工匠就步象印寫貳本繳納祀臣密祥禮經祀辭皆有
先儒折衷彙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
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頤頤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微言見
於語錄近世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有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為祀
義以行於世與之以山澤靡儒乃能編營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
說之精或一意之當蒐獵其道向之自附已見剖析微眇是如審確
故考預真德表摯節是書為之序德表攷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
此而約之其書蓋精粹無疵表上所以裨聖明之佐下所以釋學者
之惑功切於六藝古多借伸章布爭欲得之與之刊於象臣堂識以
人直求假守蓋以之於旦評履踐矣玷節守不渝皓首垂垂教種周
官物於一也真經明行修之士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於朝適會秘

省取此書臣用敢以姓名聞欲望聖旨下祕省索與之訂義以備
乙夜之觀仍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士幸甚謹錄奏聞伏惟勅旨
福祐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奉聖旨直煥章閣權知温州軍州兼管內勸農
事拔汝騰奏三年正月初六日奉聖旨下祕書省宣入十八日奉聖
旨降付尚書省送檢正都司都擬上照以溫州布衣王與之皓首
窮經空備象若困札訂義最為精粹與之守志屢行年求於世之
祕省取此書守臣上其名與獻書自鬻世不同欲特補一官以示旌
異四月二十六日奉聖旨王與之初授賓州文學因札訂義付祕
書省

進孔子集語狀 劉克莊等 孔子集語卷首

王與之 趙

中書省看祥所進孔子集語狀太中大夫尚書判部侍郎兼儀事

表啟

南京

兼太子補德待復的朝議大夫中書舍人兼國子司業常璉通議大夫尚書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劉克莊等准尚書省送下朝奉大夫秘書監兼太子侍讀謝子強等狀申乞為收藏迪功郎泚系提舉司稽山書院山長薛據所進孔子集語合本省看詳克莊切見近世伊洛門人各記其師弟子詞卷之語謂之語錄或且又纂輯世系所記彙次為朱氏諸畧不厭其詳且盡心編撰一書以孔子為第一師弟子詞卷之語或孔子之言滿天下薛據采摭夫子之語不載於家語與夫莊周列禦寇荀卿所未錄或散於諸子百家之書以集為二十篇名曰集語或尊師嗜學之志賢於孔子伊洛其遠矣此書有益於世嘉尚如蒙激賞念生行祖之美著書之勤孔泛之以察史莊等語之公舉之意見之擢用之為尊經立

行世之勅仍收所進孔子集語付秘書省收藏克莊等不勝幸甚伏候指揮景定元年五月十三日尚書省劄符據行祖之美著書之勤妙與陞擢差遣等所進孔子集語付秘書省

進三易備遺狀

家鉉前。通志堂本三易備遺卷首

中書省照劄中書省送列朝諸節除直秘書省兩浙東路提舉刑獄公事家鉉前狀鉉前密懷義理之學託象教而傳世也昔河南程氏倡道於洛時則師發微經世不傳之妙教而朱氏講學武夷時則奉元定以圖書未盡之旨為遺編皆在而世之學以知讀程朱之書而不知窮印卷之字象教之傳幸而有一人其事為此事學以為學蓋千百而一二世也而沈滯下燈埋厄冗役是以自振拔於當世適任於鉉前之節內是用忘分位具以名聞竊見承節即差處州龍泉

遂昌慶元縣建寧府松溪政和縣巡檢朱元昇苦心稽古篤志遠徑
獨探象數之傳自悟義皇之德著中天歸藏考較象言為面數千以
述其所自以之字序說謂伏羲易先天學也黃帝易中天學也乾南
坤北離東坎西震艮巽先奠於四隅而為八卦八以人而為六十四
卦比先天易也十日十二子納而為六十甲比中天易也中天自先
天來故也此名雖異其理則一於是以中天六十甲配先天六十四
卦而六十甲之序與先天六十四卦之序自以脾胃合不爽鉛錄以是
知黃帝作六十甲所以發先天六十四卦不為之義裁陰陽五行之
功用祖之天下蓋世世中天歸藏易也孔子於商道而取坤乾所取
比高之歸藏而中天之易於是乎在商易名歸藏而黃帝亦以歸藏
為氏商易用歸藏而商之諸君皆以甲丙辛壬為號以見歸藏之書

作於黃帝而六十甲與先天六十四卦並行也乃中天歸藏易也歸
藏易自漢初已亡元昇述其意而為此書以自勉之教納自然之音
符自然之象縱施橫後聖一不合皆元昇所自悟也也五於卯氏之
經也蓋氏之面書與近代世儒象數之學皆能洞究其義為之於衷
以用功甚勤也揮_付其甚好執徒撰指前人之文字語言為之講解漫
以空向自見故也此序人早遊場屋有泰屬舉不第捨而以右科奮
高第升斗之祿以供菽水之養身墜右弁官為徵巡而探頭鉤深臥
起不撥窮壯老堅真士之有志於學出而悟於進取不求人知人亦
未有能知之者鉉翁師指於粵始識此人是用冒犯斧鉞之誅借以
元昇所學上徹于朝秋第一之采錄陰已具錄奏聞乞特賜甄擢收
之兄教上役處以校讐之任使海內學士知以象數為學不惟陳言

未啟

南宋

舊說：是務以於興起文治作致人寔也小補伏候指揮屬官擬
欲送中籍記奉鈞判送除已籍記外右報本官照應咸鴻八年六月日

約未瑞安倅廳差鹽場机察 黃震。黃氏日抄八十

訪聞瑞安各管下五場因本司隔營多有江湖乞丐以流媚取貴人
書劄脅持主管官求為机察提督上類場官吏亭戶皆苦官吏
為至分取及多取盜賣以寧歸營甚多或有所抹者而求其請徑解
本司當根究重作施行牌取遵稟一日申帖五場照應逐有到場
机察提督之類其即時申末以礙情隱范本司免察得白一牒議
尋塩區青田縣相公有一併帖並一日遵稟申帖

南宋

永嘉集外編卷四目錄

書

招元覺大師山居書 釋元明

與沈元簡書 胡宏

與陳用祖 十首 張九成

答鄭景望 四首 朱子

答葉正則 四首 朱子

答包定之 朱子

答陳器之 二首 朱子

答葉味道 三首 朱子

復葉味道書 三首 黃幹

與許少伊 四首 楊時

與永嘉何舍人 張九成

答陳君舉 四首 朱子

答薛士龍 二首 朱子

與王龜齡 朱子

答徐居厚 朱子

答徐居甫 二首 朱子

答林退恩 二首 朱子

王道夫主簿 周必大

鄭景望吏部周必大

葉正則周必大

薛象先少卿二首周必大

徐子宜三首周必大

陳制置峴周必大

張漕叔椿周必大

永嘉集卷四目錄

招元覺大師山居書

釋元朗金唐文九百十五

自到靈溪素然心意高低峯頂振錫常存石室巖龕拂手宴坐左松
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遊目千里名華香果蜂鳥銜的猿嘯長吟
遠近皆極鋤頭當枕細草為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他未達方乃
以斯尚者寸陰願垂相訪

元朗字慧明俗姓傅氏在陽鳥傷人夫士六世孫浦江江安守極公
之後九歲出家以意元年初度清春寺大寶十三年卒年八十二全唐文卷

與許少伊楊時龜山集二十一

伏承進陟殿中士去交慶孔獨朋游私喜也積學富必有沃心
編絕憇什憍乃足餘事耳士子久不振位聞鳳鳴副此顯理

主簡

南宋

其二

荒謬僕蒙此公編薦皆自公揄揚之過也審察之命臣子不當以瘵
為辭望以衰病茶力不能彊愧懼于中幸所容措高明必能亮之
之所懷于前臨紙不能悉布希照察

其三

小子回辱書良荷眷勤也稱與過當皆如老拙所堪伏讀重增愧尔
過情之語所以施於朋友也願簡去治文為年途未不審為况何
以伏惟獻替之餘神相多福爰呈方熾更希以時珍晉以膺峻擢

其四

鹽法間公屬眉文字東南夷傷之既非巨力幾矣以自存斯民受賜
多矣欽嘆欽嘆毘陵苦多雨麥頽稔而蚕不收高田想可憐窮居所

按伊原作戶令家書
中法與此伊也

願惟年中年飯蔬飲水聊以卒歲安足道也承書腸血為梗君子神
明所相安安之疾當勿藥自愈舊日志願完不聞此疾徠典番傳一
一方服之立效當為就子求此方便附去竊謂中庸二篇即言所
傳具在此書不自揆以荒淺妄為祝儀不敢執以示人方欲祝罵取
正朋友不知何緣遽撤清視臣向違義害理處必多幸一一疏示以
警不逮如公固所欲求者生願勿示外人以取強鄰辱之至祝

與沈元簡書胡宏五峰集二

竊惟古聖人之言不入時事也孟子亞聖故其言與聖人相似生
言曰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也君子不謂命也古曰華夏衰亡夷
狄強盛天子卑微夷狄尊顯以人事言之例行逆施不可其甚也
然乎平不陂也往不復天道如此一盛一衰運行不已以成命惟聖

書簡

南京

人恭乎天地不以偏于時命之一偏而失天性之大體必自理枝衰
微之內以須興盛之復以夏少康堅忍自立於寒浞之時而不委
命是也是故草木凋落所以深根也龍蛇蟠蟄所以王神也根
泮然後發生有聖神之所以變化莫測也花葉雖落而根不泮牙
自雖墜而神不王委於命而不理也惟察院必何以故其竊謂治
亂興廢猶珠玉端本定宜體碩在忠臣義士變化如耳三日事
大且急有也固假其手孰能奮不顧身建此大議乎昔司馬文正居
官下猶敢言於平時况今日耶事君有定輔以端正深思遠識
士庶幾有交通乎時事不為天下事戒之寒心也已古人之於
顯持危發言動聽比其言不狂其事不苟茲誠字於上下真而後
黃而必中察院積學醇深何用愚也進言然于慮一得想賢長名願聞之

卷之二
正官作杜

與永嘉何舍人

張九成橫浦文集十八

永惟心聖學盛行元承元祀伊汝公表見於廷而房昭恭叔
元忠流力行於太學渡江以來此學尤著精深簡妙深入洙泗堂
壺中其至矣哉某叨守於茲幸亦云甚矣詞賦既行此學似不逮前
日更望舍人與汝君子鼓弄晚進使不忘師承厚之願

與陳南祖

張九成橫浦集十八 本集但題陳南祖三字

南雄素以閑動靜之祥良以自慰某日疾增劇老態轉深平生北窓
活計不復料理眼閉目潛視六十年前行已足如自進自退公一快
也何由把手論此勤渠

糊祖字南原而文采政事足以費之比來相見存省成就字量開
廊富貴如公而惟守願更潛養以振吾道厚之祝

同祖人物識趣學問文采豈州縣間人行當召用遂施所學更幾潛
養當復以類同年區之之素

某年來老態百出障目日甚健忘昏塞平生辛苦而僅得一二索之
空名乃為一笑何時把臂以是所懷言釋補學世不少矣且蒙許
以詳書豈好衰朽之幸名天下後世之幸也

軒記亂道正恐晚濟几松欲以此求教乃稱與過情豈所望於吾南
祖也後詢尚望指摘片短使知所趨不勝玉禱

違別寢久瞻仰極深都守人遠以書名嘗布辰之記乃聞未達何也
比承海翰殊感傾思某自疾弥劇老態日增何由復款言笑如異時
字臨紙不勝瞻望

某辰之亂道豈敢於吾南祖各字所以累聞於左右矣而素教勤渠

如此使人傲作多以自足竊謂大才一篇學世入聖域衢路也頃嘗
聞許先生長技隨手記錄忽已成篇未敢以示人也言即授許几案
探其失錯指其纒愆使以格撻自足而獲罪於聖賢之門也報與
南祖盟年使他人見之以掩惡拙不勝玉懇

前此好書欲求所注編語及轉柳釋言不蒙見教某辰之亂道廢也
以前已為人傳播作笑具已不前何以後豈敢苟老南祖惜以遠方
年師友及多書籍引證意鄉必至疏脫第一生遠度南祖學問雖
精點竄然後取正檢長技未晚也

南祖學問淵源枝派勁直且甚聖處豈老拙所能及竊以謂聞
見所必不如此踐履之深祥家謂勿喫別人瘦唾須一一目己曾禮流
出論語豈敢於老兄惜望以此地荒僻凡所牽引隨手亂寫未任對

勤它町言一坐遂抱呈老兒改抹庶不悞兒孫耳千蒙相亮靜勝
祀輒抱呈伏幾改抹更求善者共去未可傳也恐點檢不精生意外
事不似不慮與嗣名字仍以下求不肖仰見愛予之意輒欲以自
脩字來自怡 聖自牧 自勝克己為猷不知如何幸幾裁擇別
久不勝瞻仰且聞宣室群物之視開軒讀書深求古人用心處所
以當不在古人下高幾倍保寢興為斯文加重
初夏道祀煩長文致向興居當已塵浼伏奉誨翰如侍杖屨何樂如
之稱獎過冠豈所謂侯之欲以進於是耶仰見前輩大人所以成就
後輩之意不勝感歎

與海

答陳君祥 朱子集二十八

熹自頃寓者之後南來擾、未能爾言且於懷仰德義則矣日而不
勤也乃蒙不忘專人枉教此意厚矣何感如之垂諭說向見二君
欲道梗概大指畧同意宜必有以編故以為稍承承語及乃知亦雅
出魚決非嘉蔭人之所宜注也唐突員愧如何可言悔示之勤尤為
不鄙然嘗謂人之為子若從乎寔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
日計之益而積累功夫漸見端倪自然不假用意痕點不待用力支
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寔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其五於講
編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別容生計茲依違遷就以為借俗自
便之計耶古人為子既已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立於依違遷就
而矣所分別蓋心胸中未能定纖若之疑有以致是非獨以遊於

考

南宋

故不後流於詞也。若熹之志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亟於遭德取辱
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足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台異
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不識高明何以處之惟盡言去隱使得反
復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之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
紙淺計而後遂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答陳君舉 朱子集二十八

前者所扣未蒙^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故不多每恨其由得
遂傾倒以求鑄切近曹器之未訪乃得為道曲折行而後趨函文必
以布露敢丐高明少垂采擇其未成其痛指擊之庶足以見其真是
之歸上不失列聖傳授之統下俟天下之為道術者得宜於一非細
事也惟執事高

與陳君舉 朱子集二十八

先人自少豪爽出語驚人踰冠中第更折節後者慕為賈祖陸贄之
子久之又從龜山楊氏門人問道授業踐修愈篤紹興初以館職即
曹興修神宗正史皆徽兩朝實錄而於名錄用力為多其辨明誣謗
刊正乖謬之功具見褒詔後以上疏祇禱和之失忤奉相去國補郡
不起奉祠以終

與陳君舉 朱子集二十八

先人贈告必已蒙高筆母壽二告如久合命詞則前日失於具稟今
再拜懇先批德性純厚事姑極孝敬祖母性嚴先批能順適之治家
寬而有法歲時奉祀必躬必親持膝御有恩意年纖毫謙忌之意亡
婦先世自國初時以儒學登高科其文諱勉之字致中紹興中嘗以

布衣召廷都堂與秦丞相議不合而去東萊呂舍人所謂老大多才
十年堅坐也凡此曲折得頗見於詞命足為泉壤之榮幸辱於念
脫或已行乞刑定幸甚幸甚

答鄭景望朱子集二十八

虞書備刑最詳而魯與所記尤密所白象以典刑也象如天之垂象
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
所以待夫元惡大惡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宥者也曰流
宥五刑也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之
稍法之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曰正曰鞭作官刑
扑作吏刑也官存子殺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奪作贖刑罪之
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所儀者也
疑後世猶有贖五刑法非聖人意也

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之曰責災肆赦也者謂過誤災
謂不幸若人有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
此一條專為疑刑設春秋肆大眚則過深之大入於典刑也名肆之
表所以為失刑也書之曰宥過失大眚過之大入於典刑也姑用流法
以宥之耳曰姑終賊刑也姑謂者持終謂再犯若人有此而入於當宥
之法則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之曰比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
而入重猶古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
制刑之本末此又言其大畧也夫雖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
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同乎此也蓋輕重毫
釐之向各有所當也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向例
所以見聖人好生之毒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若命是陶之
詳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
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
行不領於士官掌之宜也

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不惟其當而足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手
刑哉必曰克善世有宥而手刑則足殺人而不死而傷人其不
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思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
是故謂怙德賊刑刑故也小故皆為空言以悞後世也其必不然也
不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刑則所謂
傷肌膚以懲惡其不既竭心思而斲^維以不思人之政之一端也其
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所過於重其則又有不當
死而死如漚暴賊滿之類其苟未陳群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
雖殘虐支體而寔全生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世以肆其豈
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君子有志而有所為則養之
之具安之之術不必隨力之所至而汲之乎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

不養不為者當然而熟視兵爭奪相殺於前也

答鄭景望

朱子集二十八

景望

蔡卞迺建陽遣人相問不及一見為恨三日季為授見訪云嘗小款
道中語皆出於忠厚長此或在愚意尚未有解解處如編范忠宣救
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為過當之舉熹嘗竊論此言以為元祐流賢
憂確之不可割欲以口法掃之固亦未當而意公乃欲預為自全之
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私大罪有罪之意也至其論公忽反亦之
言違於遠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使使世見其禮於君親其拱手
坐視而不救逐則必以此言為也且熹流四山林為羣陶其不殊不
念反亦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其適而非私也卞子文以為明道
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養之不同蓋毫釐

曰天理人欲之差者不。同年而語也。又謂深以好名為戒。此固
道矣。然偏持此偏。將惡廉所毀。頃實弊有甚於好名。故光聖云。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亦而又曰。君子求其己。詳乎此言。不偏不倚。表裏
俱備。此所以為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忘勿助。
間天理卓然事。物。多如正當。又記向蒙面侮。堯舜。世一
用輕刑。當時嘗以所疑為情。勿。不及究。說近熟思。有不可不
論。甘但疑。皋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蒼生
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間自
有決然不易之理。臣宥過。非私恩。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
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運寒涼肅殺。常居乎中。而涵養
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中。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自不犯

於前。非既犯而縱舍之。謂之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又別本

聞二十一日。旌旆定行。何丞之論。已不及事矣。然渠所言。大概謂
盜賊之徒。曠人稀。州縣以昔日歲計之額。取必三日。見存之戶
民力素已不堪。復乘復以荒田之產。均之見戶。由此流移愈多。以
私愈困。身向蒙面侮。克之。世一用輕刑。當時豈以所疑為情。勿
勿不及究。說近熟思。之名。有不可不論。甘但疑。皋陶所言。帝德
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
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間自決然不易之理。
臣宥過。非私恩。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
予。如天地四時。運寒涼肅殺。常居乎中。而涵育蒼生之心。未始

不流行乎世間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自不犯於有司非既
抵冒而後繼虐之也夫既不禁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之使
得以肆其凶暴於人而卒所忌則不惟彼見尋典足以自伸之為
冤而姦民之犯於有司且將日以益眾矣惟聖人匡直輔翼使
民遵善遠罪之意也

答鄭

答鄭景望 朱子集卷二十八

初謂按行涓吉必不逾期之所賜字殊未為必何耶遠民傾首以聽
車馬之音久矣行殿屬卻羊乃供之安禮而下吏之奉約束既期會
長必亦因是懈死而不度乎伏惟執事試慮深之僭易及此皇懼
之亟示備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若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應

舉時已自聞道去祿厚文所編是非正理非如古世序子所世猶俗
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曾南序序王深又之文以為片言字簡非
大義所繫皆存而不去所以明深又之於細行皆可傳也况先生非
欲以文顯世而即此程文便可見其德編之業已具於此時雖文采
不豔而卓然道之行也實正字以言未嘗有一辭之苟其所警
悟後學亦不為不深矣愚意只欲仍舊次第不審在否以為如何

答鄭景望 朱子集卷二十八

祭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中否若可添入即直洗儀
制兩家當在賈頤家薦儀之後蓋為第七條為第八而應贊以後篇
為五政和五禮為第十一而繼以孫日用為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
祭儀為第十三而應贊以後至范氏祭儀為第十九又於後序中

改十有六為十有九仍刪去蓋從得潤孫日用七字以版須不然即
存序而別作教語附見序後尤為詳寔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更俟
海備也但寫校須令精審字誤前此後刻版尤致時來更改費力為佳
或未刻向且并寫定上版真本寄示容與他生詳勘納上尤便也

答薛士龍朱子集卷二十八

嘉竊伏窮山溝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鮮近林澤歸自宣城又欲
道如編一二皆成已成物大致區區蓋願承茲於前願以憂患
任屏迹田里而執事名聞方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
遽遂鄙懷則久悵然太息而已茲出林壑之未乃知崇膺睿眷出
試輔藩宣布之初蒼處休治深以為勉又蒙不鄙遠貽書翰所以表
告甚悉擴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所深欲聞者感幸之至不

容於心也而三後未及則有嘉愚不敢當也二子備陳其說而左右
共察嘉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願常例問先生君子之德者粗
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以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
域廿二十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白讀文義之同僅
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始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
力以從事於學向度幾錄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室
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懔然大懼日力之不足
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
而反以講道為人之事期之嘉之所以不敢當也一也至於聖賢出
處之義則亦異聞之矣願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多年所成不
堪酬酢故自十歲年未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未奉親

之日急於甘旨、奉猶不敢自彊、所不足以犯世惡、矧今孤露、
生形神凋喪、懶廢多用、蓋基於前、誠不忍復為、影纓結綬、計以重
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居之志、而庶幾或寡過
古概事、又不知此、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意之所以不敢當
其二之、感服至意、幸以、勿謝、故布腹心、伏惟加憐、眷、
絕尚冀、有以、警、悔、以、使、不、迷、於、入、德、之、途、則、執、事、之、賜、厚、云、它、非、所、
敢、望、也、湖、學、之、感、甲、於、東、南、而、牙、湮、磨、久、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
官、之、後、學、士、不、復、得、自、擇、師、是、以、苦、校、之、正、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
不、復、如、當、日、之、盛、矣、以、賢、士、守、身、為、之、師、中、必、有、父、矣、然、竊、嘗、
竊、定、之、妻、考、中、所、以、蓋、不、亦、字、章、句、誦、說、之、詞、以、追、歲、學、其、高、明、自、
以、之、偏、校、之、卑、卑、甚、矣、然、以、古、準、之、則、其、虛、實、淳、樸、輕、重、厚、薄、之、效、

所不相逮、至遠、是以、竊、竊、疑、之、敢、因、垂、恫、之、及、而、諸、賢、子、因、風、見、教、
及、此、幸、甚、又、洵、磨、歷、相、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大、學、不、知、當、時、所、取、果、
何、事、也、求、紙、故、府、必、尚、有、之、考、其、何、合、書、史、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
望、之、遠、幸、由、送、前、諸、蓋、所、欲、言、也、何、意、第、端、遙、想、郡、邑、之、間、伏、紙、不、
審、引、頌、

答薛士龍 朱子集卷二十八

嘉辱居窮陋、幸甚、定苦而涉春、以未親友喪、亡巾、向奔走、不得、少、安、
殊、幸、好、况、此、外、年、矣、言、此、悔、誦、信、復、仰、前、不、鄙、之、意、然、左、之、不、以、之、
處、則、私、和、學、所、敢、自、明、而、待、禮、而、應、其、尤、如、衰、陋、所、敢、萌、意、也、臣、之、
之、懷、前、言、蓋、已、非、之、矣、第一、此、公、行、不、察、則、不、過、禁、條、嚴、謹、而已、矣、
它、說、也、嘉、慶、念、之、深、而、向、願、有、未、相、悉、也、故、敢、及、之、然、不、足、為、外、

人道也垂誦湖學本末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洒掃應對進退尤為的當警發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已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要亦所趨然而獨得於此又非言之所能備也雖伏之雖未由承安於前徒切款仰僅不并外時以惠言以鞭策之寔為萬幸而未敢云云倒置已甚諫之愧汗踧踖不知所以自為從容察自此書未存訪死生之外削去虛文直以道義磨去諛掩此真臣之所望於行下也鄙懷空之不知為所慚憚而悉布之以求藥石之悔不審尊意能容而聽之否

答葉正則 朱子集卷二十八

事書毫毛鈞石之喻是乃孟子所謂壽尺其此等儀備近世益多有

之不意明世不出此也古人為己之寔多言語去欲皆著文字以求之而又噴之於膠擾未定之胸次宜其愈求而愈不以其既未知其寔之所在則所謂百餘年未之所謂貫世果指何事以充之而遽以為未合於聖賢之中耶

答葉正則 朱子集卷二十八

向見人家鈔錄諸康事指歐黃門劄子編祖宗致治不如熙寧之盛其數條不當專以祖宗為法後有欽殿批語若曰昨降某事指揮尖於思慮尚賴師傳大臣正救斥責前命更不施行當時不曾錄以後因定錄長編一屬皆多此事不知尚首考處否狀一誤因非一事此一章乃定之孔子所謂一言以蔽之不可不著之史籍以為永監也

答葉正則朱子集卷二十八

所喻二說之未西其悉難矣但意則以為舊聞也中獨曰其過也
賢士之所以未然其不為也其詳雖有未足其聞也然大約當不出
此於此看破則千里同風不待片言而群疑決矣

答葉正則朱子集卷二十八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為相與之意甚深中間舍並生移暮觀左
右之意若欲有所言其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及書既往未幾復少
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寔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
及若向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一語不唯他人所不解意也左右不自
未能曉也後心而妄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為律上下相徇識見儀
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為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嘗

畧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搏量湊合撰本一般說話高自
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寔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其寔
處竊料其心豈其所疑只是已作以此氣勢不復復謂有所不知遂
不免一向自瞞強作撐柱且要以此鶴突的志究竟成就何事業
未徧後世只今日言說便須有人識破未徧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
必妥穩耶以未嘗所謂在荆州子事看曰佛者不知世外瓌奇之說
本不能與怪道相亂所以參雜辯爭不是揆其不深考其此殊可駭
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語也中間以君若者不深以講究辨切為不
以其蓋其他只是自家不曾見以親切端的不容稍亮釐之羞處故
作此見身欲必會面相與劇後庶幾彼此氣憤吐露尋一箇是處大
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觀大開口後語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以

如此處前掩自似說不說做三日新掃子模樣不不快哉孟子自許
難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彼淫邪道四種
病委之於其身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窳窳乃及在四種病
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台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理千里死亡差
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比以而少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事蓋而
有損也

若見得道理分明便事事殺決不暇讓佛書若何讓之必須便見得
空寂道誤人委愈親切不至為此言矣試以此一端思之可見以失
割智去此向相去不百里其中未得款會同志難得但恐自愛已太
高了不肯放下就寧做工夫年年來見以此事極分明知曾子寧
以魯易之而聰明辨皆如子貢終不以與拘於此道之傳真者以也

與王龜齡朱子集卷二十九

意窮居晚年所首似往世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
持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安風俗所以既瀆而不可復淳紀綱所
以既壞而不可復理矣一不係乎人亦是以聞天下之士有奉名
節行為時偏所歸者則切之然以不必見乎其人為款及乎久也或
以見之或不以見之而意之奉之不少衰也聞其進為時則私心
為喜聞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格條大
節真可敬仰也蓋年幾人而言偏風旨卒年之稱功名事業卒年之
紀世不徒往而首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名節行世者未足
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可知果如何等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
其聖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者重而

所以自待也反極如孟子之所識也於是招復取其所聞於師友也
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也一日之勞以庶幾於有得
也而於前日之所為切也然此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德於士大
友之偏極於與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婦女兒童之聚不莫
不曰天下之望於王公也而已而曰身為進士時所奉大對儀已
而已其在館閣時上奏事儀已而已身為樞史在臺諫遷待印時
所備陳事儀已而已而曰身為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誅文及楚東酬
唱等待儀已而觀臣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无一
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以喪學辱死生之
受一毫所入於心中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滅不自意
克頑廉儒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子求仁固當以

反求謂已為務也豈不曰事生大夫之賢也云哉云以前日失教公故
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
也昨聞明公遠自夔州旋臨近甸而喜之里侖交游適有以在下風
也因而書賀之蓋喜其必買大夫事之而自傷也狀獨不似一任賓
客之後以望下君子道德之修也也不意黃象與向未鄙意呈取
之言皆為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弃狂僭為可罪而辱
枉手筆以批朱符感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
君後親之編交作肆行年所忌憚舉俗陷之思有以障其橫流也
以有取於其也一以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其辭也耶明公之
志則正矣大夫而喜之志未有所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生惟
益思砥礪不敢廢生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也使理日益明

義日益精擇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慶乎生
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處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
軍民一面之責臣一議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
德大業前定不窮臣剛健中正篤實輝光固守所勉強以意之所
規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之念之況乎人物
然如明公之德少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
以不戒不審明公猶為如何哉喜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而必
曰道向學政廣大矣必曰居業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
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知是則此字法字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
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信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
而卒于偏之蔽也蓋臣愚以明公深有所悟於此下蓋所謂德性廣大

高明知新也必有所措而所謂向學精微中庸崇禮也又非別為一
事也狂易者取明公之必有以裁之往世明公在夔成都汪公亭聞
密近竊意有足樂也此意相通否此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俟其
大事必有不動声色而內外賓服也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為於世
引類之舉臣必有所先矣素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
資之遊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降命既不敢辭而再命矣然明公未歸
朝廷意久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齋者有瞻仰之期向風馳義日
以勤止輒敢復因宋侔相為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生奉之之誠伏
惟照察

答包定之朱子集卷五十四

近聞不嘉有回祿之災高居不憂驚恐否講習家庭何以從事於孝

恭友弟一寔非行思坐誦空言也此也然操常涵泳又不可廢不審
所談何事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序反復誦讀明明白易
曉處直截理會為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陳國錄得大承此公曾
相見否公頗為同志相與切磋否此間六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
罕頭低甚思定用意務密不易也千萬勉旃以慰遠懷

答徐居厚

朱子集五十五

大病就復正要收復不少少有激觸損動其存懷者度未能罷且歇
以數日不佳的未看時久且適意遮眼自有意味正不必大段著力
記當損人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疾病況古人之學自有正當用
力處此等只是隨分閒廣規模若專恃此亦何如等學問耶前
此屬欲言之而息之不暇言名不特為養病費也三人但見孔子向

禮問官矣所不學便道學向只是如此卻不知他台下是甚次第
大抵本領方有功夫到此若只好自茲此等小小見識而學養子而
后據豈不誤哉至於平心和氣卻是吾人學問根本不可為病然後
當著力也

答陳器之

朱子集卷五十六

所示四條第一第三兩條皆是但以公為仁而未精伊川先生明言
仁道難言惟公近之而以公便為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竊
詳此意公之為仁猶言去塵塞則冰自通流然便謂去塵塞甘為
水則不少更以此意推之不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為善固非專為
剛柔相孝之謂也昔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孝則相孝不皆自
有中也試更思之如何

性是渾然太極。禮未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合具義理而獨理。大者有四故命。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蓋孟子而後備言之。其蓋孔子時性善。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後。自具。蓋孟子時異端蠱起。性之不善。孟子懼是理。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荀但曰渾也。全體則惑。空如字。星之秤。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後。於是而立蓋四端。未嘗也。雖舜世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器不是。能個都。是一物。所以外邊德感中。何便。應也。赤子入井。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字形。如適。感適。然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字形。蓋由其中。向眾體。渾具各之分明。故外是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

之者。有面。面貌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字。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察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著也。所謂渾然全體。在赤子。不可言。在刑。象不可見。何以知其然。察於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處。處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多。形而端之。者。最可驗。故由中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乎。率矣。是理。在中。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中。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證也。故孟子言。乃若字。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不。斷。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其界限。分曉。又須知。四性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義。也。也。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號。謂四

時也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
能以立故端始相因而立之也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宜
貫通乎四時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時故仁者仁之本俾
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制制智仁之分則猶春夏秋冬雖不同
而同本乎春則春之生也夏則夏之長也秋則秋之成也冬則冬
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指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
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故
蓋於其藏也所以指義物而後義物也智有藏之義亦有終始之
義也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皆皆有而為一事而智則其事小為但
分別居為是為如此是以謂一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

道理而是如此首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指義物之象
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終成始能成終猶元者雖四德之長然元
不重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散理固然也
仁智之際之間乃變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胎合是相程子所謂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答徐居甫朱子集義五十六

寫向者五峯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體而異用兩句頗疑同
體異用之說然猶未見其真者未安處去看天理乃自然之理人
欲乃自欲之情不順自然即是私欲不是天理即是人欲二者向
目自別者於人心自不同家常驗之舉動相若出於天理之所當
為胸中自是平正者有謙規則是寬泰者有不足接人利物自是

美華許學士雖不常會如此然此心存時便如此此心不存則
不如此須是豫言講義理當令此心不恟恟則天理常存矣若預
放慢時節任人欲者去則胸中自是急急迫竊率自是不公不正為
不善事雖不欲人知胸中自是預愧慚然不自不持如何要
去天理中見何人欲人欲中見以天理二心慢然判別恟後同體
不亦不恟恟同行之理若曰心存為利却假以行與那真格為義
此片近相似如此後同行猶少六下天理人欲字似少分別未審
是然否

頃與欽去商量此兩句謂同行異情是謂同伴異用其死謂更詳
之

志於道操於德依於仁一章集注之說福矣宗看未一節密似一

節志於道則心心念念惟在人偏日用之所當行其決不向利欲
邊去此志定矣操於德如孝親悌長等事皆吾所自為而行之此
處有照管不到時節當操守之而勿失則者之所為其定矣依於
仁則全其孝心之德而不向於人欲之私生也之俾自能行不息
工夫至此久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工夫精察此志
道即夫子志字所以等級次第言耳操德大畧如貧而志富而
辛驕之類謂其能守也依仁如質而專富而好禮謂其不違仁也
游於藝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未如此後通否

此段看必好但所列富貴其不相似

者弟為仁之孝章注謂仁其心之德爰之理顏淵向在章又謂仁
其心之全德合二章推之德未審當否心德則生道也蓋天地

以生物為心故人心之謂仁也律則同天地而貴於
物生理則統養善而包四端端之名狀則沖和溫粹渾純涵蓄常
生之不死乃曰謂仁必此即乾之元在四時而為善也所以仁
而至四時則隨地地分貴為羞惡為辭遜為是此莫不各當其所
若不以仁為主而以別箇為主則但見不相對副但見乖隔不順
且天地去所以為主而人亦不以其所以生也矣此所以言仁
專一心之德也豈不以仁惟個管攝妙字敬愛之理則從者弟
上貴明自孝弟而推厚於事則惟有此理耳所謂以仁為者弟
本是也者弟而廣充其用則為仁民愛物之事所謂為仁以者弟
為本是也竊思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專言之事則為弟
偏言之用偏言之用則合於專言之事不可以小大本末二之也

自仁道之不明也人惟拘於私意蔽於私欲則生道有見而未理
不行吾陽蹇塞不能貫通如人疾病血氣不運於四肢則手足頑
麻不知痛痒而醫者名謂之不仁人欲有以傳字仁必其毫一毫
之私以相害生之傳字之流行貫注者有不達字者不偏然
後為能全其心之德愛之理也此顏子之克己仲弓之敬恕與聖
人居焉恭執事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等象正欲使工夫縝密也
必廢洗滌端居私依毫一毫之留所以喚此仁依之充長條達者
不因偏則心德自全而仁在我矣伏乞嚴禱

此段大意曰但愛之理未可以用言耳更味之久當決治自見以
失之

敬之一字初看似有病濟實走之一字適心何常存其所走

之意一是在事小心敬慎不厭慢易之意近看以通事小心謹畏
是心一念之常在這一事上多歧之惑便有心廣伴胖之象
此如至一念通而何動而多二三之雜故至此一也靜而多邪妄
之念故亦多此一也至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多事惟在於往來
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

謂之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

宗一日衍蕃叟先生因說孟子居心知性要陸先生云人須是知
以始以若不知以就事上做以些小濟以甚事宗以為此說甚然
陸先生向於心作如何說家對言心後性情會眾理而妙善
如此也心最難居惟是知以性方能於心能於心也知以知性
性故也蓋性以理之為於天而自然性也如君之仁父之慈子之

孝以至於自用之所當為皆循根原未應及惟知之者一毫
之不長是一節之不極然後吾心之體至通至明矣所蔽惑斯為
居於心矣陸先生以為不然乃言甚事不從心生只要居於此心
凡所存者凡所動作起居使合於理便是於此心此心既居則
自能知性如耳之聽正氣自之視正色手足舉動合禮皆是性宗
云向所謂於先生長與此不同耳目手足只是形耳目手足以
所以能如此者方是性陸先生曰某之所以與朱文不同者正以
此耳公下稍自知某後為是某之用意不同恐難釋合家所問如
此未以分疑但居於心知性性也一句書上一箇性字應不箇
也字不知語脈當如何說家之所對不畔尊旨否

此段語以甚好但恐下稍如後疑則反見彼輩說為是耳今日正好

著力也

宗向在道院向親也禮先生言親迎以來從溫公婦入門以後從
伊川云廟見不必候三月只遲之本月亦可蓋少存古人重祀著
代之義與婦人入門即廟見蓋舉世行之近見鄉里祇賢頗值左
氏先祀後祖之說蓋世行之之言不足據莫若從古者正名
永嘉有儀禮之學合見此事是孔左氏困難長信然後說親也
處亦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恐所謂後祖其祀也失此禮耳

禮支子不祭之必告宗子也世族之嫡子已是襲爵也次子始立
宗大夫士以嫡子為宗所以上承祖宗之重下垂百代之傳而不
敢少慢也後世祀者不明人家多以異姓為宗所見鄉里有
人家兄弟二人其兄早亡其後遂立異姓為宗向來弟却有子及

舉行祭禮異姓子既為嫡主與凡題主為祫版皆用正名若偏宗
法祭惟宗子之正便支子但得預祭而已其異姓為後世既
祀祖宗宗血所傳乃欲以為宗子而專主也管子宗意欲以從弟
之長也其主也祭事不同著名行礼庶幾祖宗之靈或欲享之不
知所以義起居伏乞裁教

立異姓為後世固今人之失亦難以追正但預祭之時若君若敬
誠心可也

行吊之日不飲酒食肉此古人因變而變常為的性情之正也先
王制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必情與文稱乃為的宜宗惡吊喪之
日不飲酒食肉所以施於有服之親或情分之厚也若吊之常
人只當行吊之時不飲酒食肉而畢則復常既與死也平時分

既但則大變平日必存有意也未審尊意以爲然否
有服則不但吊日不飲湯食肉矣乎他則視情分之厚薄可也

答徐居甫 朱子集卷五十六

君子之道貴而隱章

鳶和魚躍是子思喫緊為人處必有事乎而勿正心是孟子喫緊為
人處皆是要人就以此暫地便見箇天理全體若未見以且更虛心
涵泳不乃迫切追求穿鑿注解也

君子之道遠端乎去掃反其反也譬如天地蓋去掃則情意密而
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釋一地自欺於人所不知
之境人偏卜位雖講於師友一前名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儻
知遠端一重隱微一踰恐懼戒謹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事

父兄處朋友皆易而力而有功矣
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不好

天地之大也人極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裁地能形
裁而不能生覆人極有所憾處恐只在陰陽寒暑一或乘其常
吉凶灾祥一或失其宜品類一枯敗天折而不以遂其理以雖天
地不能生憾人固不能生憾於此也

既是不切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

兩端謂眾論不同一極至都是就善處說如截獄一人以為當死
一人以為當罰三句皆中而行一否

其所謂中如此子莫之所極也

鬼神為德注云禮物是祭為知了禮不知此禮字是禮之用禮達

書

南宋

復是體質之體

鬼神之言之往來也須有此心方有此物是為物之體也

答徐公

答葉味道未子集卷五十一

五服飲食居處之節昨嘗聞其畧但喪大記有叔母世母故立宗子有食肉飲酒之文注云義服忌輕不知目死五未葬之前何以通行如向但一人向降滿堂不樂服既不輕而飲食居處獨不為之制節如手

禮既言之不少強說竊意在喪次則自當如本服之制歸私祭則自出定或可也

喪大記三年之喪禫而從御居祭而復寢期居序終喪不御於內杖父在為母為妻亦衰於大功布衰九月皆三月不御於內

不知小功總獨文明文其義所在

禮既言之即當自如矣服輕故也

親迎男女遭喪之禮曾子問之詳矣云有男就成於外家久而未歸若婿之父母死女之本喪如之何若女之父母死其女之制服如之何

此乃原頭不是且放在禮之禮行之中也是既據則服自當降既除而歸為嫁身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人吊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吊云云如未有吉日獨不

當吊乎

恐幸不吊之理

書

南宋

賀去矣侍坐承斟酌古多之謂居喪冠服與吉服稱之制度
等級已異言及近見親戚有居母喪用溫公寬袖襪行布幘頭取
所與吉服相待而又加首經要徑而去溫公之布四脚不知何行在
二者和五札喪服卻用古制準此而行則名不實然改制之嫌却
恐吉服洵溝求一約中制度相與行耳

如

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之後每入未知尊意
向見三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宿疑未安故
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按雜記拈抑抹去死而玄黨年兄弟使去一族人主喪事之黨
雅親不立此謂拈抑抹去玄若多族法則前為家東西家各有別

里尹王或曰王而附於玄之黨事之是自主之也今賀有

拈去玄家反歸父母家既著他日捨兄弟極外玄為主其但
不知既至所附豈忘其神之歸乎

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以之
可也

女子適人為父母服期傳曰不戴斬之賤掃喪母遂於既葬卒哭
而繼歸看喪大記曰喪父母既練而歸於九月既葬而歸注云歸
謂歸去家也其既喪而歸其不掃人為祖父母為兄弟兄為父
其年賀雖令反終月致而謀歸夫月不知尚何補填乎因思他
人或在家彼以有所不便不以待練之久不歸也又

如

者

南宋

補填此身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其飲食居處之節而
也衣服則不可不變此亦以意言之深恐不免汰裁之謂也

答葉味道 亦子集卷五十六

答葉子

所喻既耐之故立不當復於寢也恐不若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
主此從其兄子壽疑之皆以書未見因拘以儀禮注中之說告之
渠初乃不曾細看而卒然立論及向此說遂以為只是注說初如經
之本又不足據信當時嘗痛憫之考訂甚詳且以為未編在札如何
但今只以此卒哭之後復陳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邪此後子
壽考未乃伏生謬而有他日負荆之語言係不見當時從違舊贖因
更以他考考而編之如大戴禮禮廣遷廟篇云君有從也皆立服則
是三年大祥之說既降喪而後遷矣此詞但告遷而不言耐則是既

耐之故主復于寢而至此方遷於廟矣如穀果云易檐改塗禮志云
更蒙生廟則是必先遷高祖於太廟夫室也何以壞蒙生故廟而
納祖考之主又依遷祖考於新廟也然何以壞蒙生故廟而納新耐
之主矣如左氏之節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韋昭曰謂日則是
主後寢也猶日上食矣但穀果所謂練而壞廟不在三年之內似恐
太速禮志所謂嘗廟而移故主乃不係生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
情左氏所謂耐而作主則與禮經虞主用桑也亦不合所謂祭嘗禘於
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也亦不合疑左氏說不當時之考杜氏因
此禮之正大率左氏皆不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
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禩月祀於曾
高時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異相表裏而不見於他經又主既復寢

考

南

而日祭之則凡筮示知當俟臨筮而後即或常後而不降也此類皆多明文更當詳考又古者有廟昭穆之次昭者為昭穆者為穆故祔新死於于區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其不當入此廟之淋也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後左昭右穆之次一有遷遷而辟室皆遷而新死於當入于區祔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于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魯禮存年之意竊意與區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為失禮曷若猷議於終是後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一制而一洗所纏之為快乎

答葉味道 朱子集考五十二

祔後向堂細考欲以奉報意謂已遷今承備卻未收必是不曾遷

答葉

去也之又尋不見大抵禮注殺皆謂練而遷廟大戴禮謂侯遷廟是也然此古人必以練而遷也凡筮於廟而猶日祭之如橫渠之後或人祭廟只有一間祖考同之豈容如此况又已過時只得從溫公之儀名適世人情之宜雖考之於左亦不同要未為大失禮也錢君所論亦甚精詳但謂既祔之後主不當後於寢則似未安蓋祔與遷自是兩事祔於奉新死之主以當于區當入之祖廟而并祭其祖若告其祖以當遷於他廟已當遷於夫室矣而告新死於以當遷於此廟之既告已則復新死於主於於寢而祖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夫室而遷新死於主於於寢耳其未遷於廢與既遷而未祥饋羞自他日如此則廟自不虛寢名有饋皆非如錢君所慮之頃年陸子壽兄弟親喪名未向此時以既祔復告

香

南宋

之而子靜固以爲不然直欲於卒哭而祔之後徹食几筵子壽疑而復回因又告之以爲如此則名幸復向食禮之出似只此卒哭之後便徹几筵使如孝子之心已告禮之大本矣子靜終不謂然而子壽遂復以書來謝至有荆諸罪之語云錢君之偏雖矣子靜之藩而其所疑亦如此不知味道看曰如何幸更與錢講之復以告也

答林退思 朱子集卷六十

知讀者漸甚善甚善但必須且讀一書先令近亦易知此字之老驟自白推詳上句了然及及下句前段了然收及收段乃能真寔該編至此不通依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間不見古之彼此之隔乃爲善讀書耳

答林退思 朱子集卷六十

某屢見之見之惟以儒者職分寧不易盡言之學古皆有小事易盈之患於所當知或聞而不講或博而不精是以見道不全而應用有闕用是憤懣不皇自安懼所見之有偏則所至之不遠反復聖賢之典泣彥百氏之書物事名儒以證所疑以質所見庶幾識道之全體明入德之大方事有大變則有以處之時有大幾則足以應之碩曠海內之君子自依嚴密規模廣大而進修不已體用兼該本末具舉惟先生一人言屈於貧困寸步不能自致不獲以到其所欲身雖在此而心則在函丈也某在天地間甚不足道不知不肯爲小人儒慨念往古道學孝明列春秋時賢士大夫議編與夫徑偏理學國尚有標置正字既晦人物便不耐標點滄稟粹溫身間有暗合古人仁心處尚足以維持國體俟衰脈未絕資

稟奇偉中間有暗合古人仁政處尚足以把持事務俟世變未極
更要進前擔負自應是去不以與某所以欲汲、講究成己之仁
的物、知庶幾識古人所謂大學致知以立財不以進存函文誰
成成就、律曆兵法要識端確莫指斥雖古多損益大吏職分所
當急朝夕看此儒、編以己見揣摩這不知生皆鄉間世賢年有
收而處、世只身相六經涵泳耳

某間明學向、全體而後、以底去大成蓋知至生所至而不能
終、所終、故有去者有不知至生、故至而能終、所終、也、孔門
之高弟若子夏子張止於有聖人一體則造與全體、故寧有
幾人、至全體、不知則有同門異戶、志雖欲、有、一體、不可、
去古、君子所以終日致、惟恐、不足、以、知、性、命、之、正、才、不足

以成天下、務誠不足、以、周、旁、物、之、性、故、以、為、不、如、是、則、有、所、偏
倚、而、老、以、立、字、字、大、也、大、也、之、不、五、猶、不、登、泰、山、以、見、天、下、之
小、不、超、大、海、以、見、眾、流、之、同、歸、一、源、所、存、改、卑、矣、蔡、蕃、之、甘、艱
倦、不、穿、之、味、固、有、以、聰、明、為、障、思、慮、為、賊、自、以、為、見、性、成、佛、終、不
明、寐、也、不、動、之、體、也、以、智、力、之、所、操、持、謀、畧、之、所、駕、取、自、許、以、致
功、立、業、終、不、明、行、以、事、事、之、知、也、涉、獵、先、民、之、論、泛、觀、在、今、之、者
自、許、以、博、學、多、聞、終、不、知、皮、之、不、存、毛、何、以、傳、也、夫、是、之、謂、也、以
立、字、字、大、也、也、若、知、從、事、行、本、而、以、道、之、全、體、為、準、的、則、字、足
以、知、性、命、之、正、必、通、字、死、生、之、說、而、異、端、不、能、惑、矣、才、足、以、成、天
下、之、務、則、坦、也、見、王、道、之、易、行、不、必、疑、不、以、克、之、所以、任、民、也、後
民、矣、識、足、以、周、旁、物、之、情、則、所、識、前、言、往、行、矣、非、蓄、德、不、至、位、隨

何自而崇哉聊補所憫以答下問之意五枝庵記大字之需則非字
之氣之老懶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編未合之想
字字益有以久洞乎政之甚佳有本固此是也不改為書因見字
異道意

復葉味道三首 黃幹勉齋集

幹菜之如昨衰晚冒昧初以事簡為幸忽值大旱不遑寧處所幸方
早之初便積日未以為後日之地以是正憂稍寬但事變之未不
預料之不容安視也若未但覺未日年多亟上弓祠之積不蒙莊從
也亦以為為歲終再後之地也諸錄事承見諭然亦有一說且此諸
錄中所載與四書不同其便徑削去則朱先生所集程先生諸錄胡
為兩說不同而各皆采取即天下義理正未可必以看也雖朱先生

不敢以自安而學其力欲率然如此何耶朱先生一部論語直解到
死自多教之不免有未安處且如不知君子字一句乃是第一段幾
番改過去教程子云不見是而之問乃所謂君子是不愠也或君子
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也能之則是君子也必不愠以悅樂兩句例
之則須是以程子之說方為穩當敏於事而慎於言朱先生云敏於
事也勉之不足慎於言也不敢於其所為也此用中庸者能不敢
於三德也所謂慎其始以行而慎之也慎字本字不敢於言
事難行故言勉言易肆故言慎耳人而無信一章何以行也我何
以之以便當用也何以觀例志道按德依仁不事作次第說若作次
第說則格藝有所不通且有志道也未能按德按德也未能依仁之
病道也舞古之塞天地人所共由志也存之而不忘則行道而有

於身隨所改而守之而不失仁也心之全體德由此之道由此行故
身處之而不違三才皆人所不能須臾離若藝劍解之而已此一段
亦近見一朋友諸錄中所載又豈可以此與四書不合而削之乎義
理至窮正亦憂之懼不可擬一說而遂以為也似此類者皆是近
日見諸君子讀編語而必之之既刊削如此名矣奈何但乞存留
原本見示併求教改章更一觀耳序文律之全不成言語留此十
餘日欲修改去竟以事奪又以其熱不可言旦夕專人遂去此事已
見李文書中

韓昨以鄙見所疑奉質之觀所答頗心未安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必
以反復約也聖賢之言若語雖似不同而實至約交未嘗或異之只
隨句解析而不見其統會之一則恐於日用之洞參前倚衡未必

有所見此不但文義之不通而已也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
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出天命之性萬殊出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
大德之教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教化所以德大
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德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惟是萬物
從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從體一太
極以天下率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以性之不在也尊德性
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何足以致知而居乎道體之細自
性氣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氣之萬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
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皆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
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
義豈不自始而反約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於民之下又言有物

其心也。有物也。就人身上。有耳目。有手足。有君臣。有父子。之類。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身。然之則。如耳。如目。如手。如足。是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身。然之則。固。定。物。不。體。不。以。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於。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謂。美。德。即。所。謂。物。之。則。也。曰。好。是。懿。德。即。是。云。耳。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字。有。愈。明。矣。到。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物。作。禮。義。威。儀。之。則。不。此。意。也。若。不。如。此。看。好。文。理。明。順。則。謂。之。同。者。鶴。舉。而。不。別。謂。之。異。其。支。離。而。不。通。者。幹。嘗。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許。多。後。語。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此。人。心。道。心。四。句。及。此。四。句。皆。是。天。心。正。法。傳。授。世。人。不。可。輕。視。尋。

常句。讀過也。且。大。德。小。德。不。只。是。此。意。兼。便。是。大。德。好。德。便。是。小。德。世。間。只。是。一。個。道。理。也。朋。友。語。句。相。近。故。痛。言。之。本。知。是。在。幹。前。日。附。去。此。兄。往。復。之。語。今。承。見。友。士。抵。幹。之。說。夫。之。合。一。而。多。別。此。兄。之。後。夫。之。離。析。而。多。統。更。取。朱。先。生。大。極。圖。解。以。統。體。太。極。為。天。下。之。性。外。之。物。以。為。具。太。極。為。性。字。不。在。之。語。并。中。庸。尊。德。性。道。惻。學。注。觀。之。不。知。如。何。前。日。都。見。不。覺。未。為。統。體。太。極。為。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之。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大。具。底。太。極。諸。大。諸。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諸。大。底。全。體。極。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為。畢。竟。是。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能。致。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者。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中。夜。思。之。更。多。長。

世先精力過人更爲思以見爲幸甚

王道夫主簿

周必大書稿一

復業三

某再拜多傳修職足下中都蓋士之鄧林也奇材異植四面而五葉
幸甚前倭數爲王官每向士之有器業者明文章其一善一藝其必
扶刺踵門惟恐或後雖位卑言輕不能有所軒輊名欲致臣之好
善慕義誠耳累年以來趨取頭美就爲天子近侍且多魏武武也
衛將軍尊重而謙推薦人材以爲進越而容過位未嘗犯嚴一伸
其喙若徒以先見爲勤此孟子所謂恭敬而多寡也自是雖賢也
相逼或愧謝不敢見况敢即乎故始向足下幸即之高遠學向
淵博中深廷對區偏位平前大觀宣和以後風俗之所以不同及
進君子退小人擇守令選州師說大率詳明剴切言人之所難言

輒掣節歎曰有士如此千里猶當友之近在跬步亦不識乎然幸逢
遲此前之從有以愧吾心伴足之乃其竟煩先辱雖忽之無暇款
語以心則固障矣困於縉俸未果奉書又蒙函告甚寃且不鄙示以
好武新畧三卷伏讀累日益知足下蓄蘊闊富兼資文武茲者立言
期於見用如女近世文人才士誇張翰墨馳騁辨博而已昔杜牧之
憤四郊多壘嘗注以書自爲序所以爲作也其意足下之心牧之
之心也序有權衡之喻思過半矣尚欲僕掛名徑端何哉張欽之
未死前數月以牧之所注刻板荆湘其後題數百言頗有盡明處使
日足下以書行於世僕當採欽之之意作而致諸禁之卷未自托不
腐蓋未晚之本書十篇末書二十八篇倘可舉以見其名業正則向
通詞稱道感德甚焉何時考定頃例所欲言臨筆悵病起倦急且

又

某頓首再拜。此辱九月二十五日書，况不勝感感。訊後不審孝履，仍如想倚北堂。夫人所履支勝，某以一身而周百慮，所懼生勞，斥危皆少意度，心共存命。此私所計，惟中外之事未易匿處，預於斯時，而高位置年相助，一人之好，何以塞責，而副聖主委任之意，即物快隔越使未比，不終長遠，此不肖之文，病年居每以爲患，而字力不至所券，不圖臨時輒忘。此正當克己自反，而不能尤人，其他老相，若厚孰肯箴其膏肓，感激激象，先每以不容款曲，爲恨李簡州近，以書嘗同施券，爲丞相言宜興一都，又不欲逼更候，且少言，第恐令御人自爲矛指耳。乳香鍾乳草，附名致少許，此劑不可懈，緣例卻四方饋遺，而素不服煖菜，餘差羸也。先奉議既吉祭日，後未歸，未承晤，伺

更幾保蒙因仲潛專人回附，以適且瘵未愈，不能詳謹，皇恩不宣

按原注：酒與十一年

又

某茲承榮遷宰士，持橐有期，不勝贊喜。欲作書爲慶，而連日疲眩，牽連頭目昏痛，不少言，寫字極艱，遂亦占吏當辱情察，少意某去冬到官一考，懸遠郡，穿蒙恩降，詔不允，深欲勉強少留，以圖報塞。去後半載去，乃自蚤以來，衰疾日侵，心力疲乏，觸事廢忘，最是兩眼，以割視物，跟年從舊，術比多云，云歲運不佳，自推，不是以此初未甚深信。云免必疾病，嬰纏甚，可畏也。若不亟投閑散，必貽深咎。已具奏乞奉祠，恐聖主批降，詔不允，則再請，又須數十日，欲望稟白宰，批先爲奏。過庶幾相應，已諭備吏，乞以台旨，方投奏劄，仍告一言於右史中書。

舍人緣不能親書所以附以叙懇得同致力莫大之賜也他未暇及
漸为国保重不宣抄原注紹熙四年

葉正則 周必大書稿二

某頃首再拜奪近者喜承禁侍官居尊候蒞福科舉曲林日夜念之
前位東府不能有所獻明之祇增愧辱考校所由能幾何初不為此
只望以特奇士他日副國家之用三復惻慮又以歉服不復及之也
餘惟力時厚為不宣按原注紹熙九年

陳制置峴 周必大書稿九

某適中時須公劄不勝感慰禱汝翼事止緣前來蜀中當官姑息
養或爭端近後因張遇會謬幸識委信臣家致令妄作之既遇重貶
又且勘劾候蒙上方能決繫德不通變乃亦少怪少怪辟官想已遷

擇墨崖去年承左衛印催促倍苦不謂之厭如此之處置如何若使
守倅人自能折衝消萌也李景厚慘虐刻剝殊駭陸仰若非先差
盧倅搆貳則臨行害民愈不可計潼川提刑日雖完見曲折正恐橫
斂之錢據作回易言不若存養一信遠指揮既下戶他人戶紛紛來
請何以應之兼夔州軍歸喧闐未及故欲詳審已備錄奏章行下林
帥併乞取見教自候列即降旨矣大監監事必來全在本路漕臣位
責既與使司所申小異須斟酌為德久之計見此商議續當奉稟次
合似机宜蒙書况知得下班所附尺紙已達冗迫未果奉再狀附此
為謝 原注紹熙九年

薛象先少卿 紹熙三年 周必大書稿十四

某自聞以奉常造朝息禮優異指期持橐雖竊為斯文慶而未敢亟

奉尺者內外之勢別也高明必亮中節簡也臘近寒凝恭惟雍容曲
臺台候倍擁殊祉某乘障正藉餘莩第老病日侵信費支吾用春即
申祠請總或晤語更極馳情願保料和不承寵渥

某悚息拜向慶門仙聚必已借素忠在甚坊願安便否少監想日相
會柱班列知臣兼職勞於撰著不敢以書函之也極瞻仰尺書親至
門下蓋有少事永州乞加封神祠具表別紙不年主張一印幸恕率
易也

張漕叔椿

周必大書堂十四

某日依沙河閣而未容曳裾賓閣此心日以馳驚春序浸暄恭惟使節
克華台候踣蹐多祐江西劇部博覽權重於他以此獨財賦漕輸
京師其多不以士民總戰凡百信費度處自匪真才豈能膺此遴選

正恐朝堂素隆前已垂上樽蓬去久淹於外理必不然更祈保衛料
冲印奉巖台

某久欲褰帷致賀每見前舉惻庶中於時貴者向禮之和而不敢唱
此名泥古不通一過旬日前迫不得已僭具一紙方懼觸冒未知
達否而時人益急有加先墜華翰臣為愧感豈易名言忽一叙謝莫
究悃幅尚幸澄察原注紹熙元年

溫州府 函 公 館